

家 庭 恩 怨 記

新 劇 小 說 社 發 行

天隨室主著

家庭恩怨記

利劇小說社發行

# 新劇小說出版社廣告

## 新編各種小說

新

劇

史

朱雙雲編

新劇至斯已躋盛域顧開新劇告河觀者屢躡屢起孤詣苦心亦正不可沒史乘之作氏詎容緩哉是書朱雙雲先生手編先生以新劇先進兼主筆政文章優美劇驗精深俾在佳史其中有綱有目有年表有本記有列傳有雜俎有五彩像片實兼龍門紫陽兩成之遺緒愛好新劇者不可不入手一編前以脫稿即日出版

愛劇小說

新

茶

花

朱勤補著

新茶花一劇原名緣外緣前數年春陽社王鐘聲與許嘯天二君編撰乃近時最著名之愛情新劇海上新舊各舞台每演一次無不爭先恐後現本祈特請小說家勤補齋主編為小說其中情節較劇中更為周到特加原撰近編及新劇名家化粧小像精彩五色封面裝訂一厚冊定價大洋四角

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 家庭恩怨記自序

閨房兜鍪紅粉薑蕪自古云然於今爲烈象母不賢虞舜作旻天之泣驪姬蘊毒申生有犇蔡之行故是先王齊家之道必先刑於寡妻良以女子難養足以喪邦况青樓妓女本水性而楊花牀頭金盡白眼遽加朝秦暮楚以皮肉作生涯博纏頭耳無愛情之足言也世有石崇量珠聘去貯之金屋然藕絲未斷墜歡堪拾由是醜釀中黃完美家庭亦將從此多故矣蓋黃金能贖美人之身而不能買美人之心美人亦以黃金可嫁而非爲愛情嫁也聿自新劇發達轉移風俗改良社會胥斯以賴而家庭恩怨記一劇尤爲膾炙人口顧各劇場所演皆未能一致其情以訛傳訛殊失真相該劇本新劇同志會陸子鏡若所編情

家庭恩怨記

自序

二

節○繁○湊○寓○意○深○遠○誠○佳○作○也○乃○商○請○陸○君○取○其○材○而○編○爲○說○部○俾○從○事○新○劇○者○  
籍○資○考○鏡○娶○寵○納○妾○者○奉○爲○殷○鑒○中○國○數○千○年○黑○暗○家○庭○一○日○大○放○光○明○斯○劇○  
流○傳○不○朽○卽○陸○君○之○苦○志○亦○庶○不○負○焉○至○其○中○魯○魚○亥○豕○在○所○不○免○尙○祈○閱○者○  
諒○之○耳○

中華民國三年五月三十一號始實許天隨自序

此

詞

瘦月

# 錢化佛賣畫潤格

人物仕女雙鉤花草墨龍潤格

堂

三尺 三元

六尺 十元

十元

軸

四尺 五元

八尺 十四元

十四元

橫

五尺 七元

丈二 念肆元

念肆元

屏軸每條照堂減半

紈摺扇每件壹元泥金加倍冷金加半

學界半潤

帳眉手卷每尺元半

以上工細鬚眉泥金磁青夾宣均加倍補景點品面議

潤資先惠一星期取件

民鳴社賬房。新劇小說社。世界劇報。代收

# 家庭恩怨記題詞

甲寅午日。觀春柳劇場演家庭恩怨記。此劇爲陸鏡若所編。與各新劇社所演關節不同。劇中人名亦異。適余友許天隨新編新劇小說家庭恩怨記。卽取裁於鏡若之劇本。屬余題詞。每一幕繫以七絕一首。

## 第一幕

統制（王伯良鏡若飾）携資到曲中。四千金買小桃紅（惠仁飾）香車寶馬同歸去。難捨情夫又躡蹤（桃紅情夫李簡齋天涯飾）

## 第二幕

芳園遣婢（阿巧石聲飾）做紅娘。引得游蜂過粉牆。恨煞旁人（伯良子重



家庭恩怨記 題詞

二

申蒼梅飾養媳梅仙絳士飾）偷觀處無端漏洩好春光

第三幕

華堂祝嘏壽筵開獻媚賓朋逐隊來（來賓甲乙丙丁石樵遜飛不平天民飾）更有逢迎姨太太當年狎客（梁玉如小髭飾）漫相猜

第四幕

醉到房中再進觴禍心前日已包藏白蘭地酒攙迷藥冤殺嬌兒苦斷腸

第五幕

高臥書齋酒未醒銜冤身殉夜沈沈未婚兒媳尤奇慘老媪扶來淚滿襟（傭婦李媽媽鏡明飾）

第六幕

効○忠○兵○士○（護○兵○甲○乙○鏡○澄○小○髭○飾）氣○難○消○狙○擊○花○園○夜○寂○寥○一○紙○書○成○留○伏○  
辯○不○圖○浪○子○又○潛○逃○

第七幕

提○刀○手○自○殺○淫○娃○慘○禍○滔○天○已○破○家○終○肯○投○資○慈○善○事○（孤○兒○院○長○何○三○山○我○  
尊○飾）從○軍○晚○蓋○尙○堪○嘉○

翼○日○再○觀○春○柳○劇○場○之○續○家○庭○恩○怨○記○其○中○情○節○亦○頗○奇○特○再○吟○俚○句○質○之○  
吾○友○許○天○隨○以○博○一○笑○

第一幕

莫○謂○楊○花○（妓○女○予○倩○飾）本○性○輕○諍○言○諷○語○總○多○情○回○頭○蕩○子○從○軍○去○（李○簡○  
齋○馬○二○飾）索○債○登○堂○枉○費○爭○（索○債○人○甲○乙○忍○心○尸○身○證○飾）（大○姐○映○霞○飾）

第二幕

買辦軍裝（梁玉如小髭飾）會計忙（店夥黃貢三蒼梅飾）委員採辦費商量  
（軍官甲乙予倩忍厂飾）孤兒院（院長何三山我尊飾）豈關心事逐客洋奴  
手段強（印度巡捕不平飾）

第三幕

女界何須薄命談（梅仙石聲飾）乘風破浪勝奇男神經病愈西洋去（西洋  
教士百神飾西婦海嘯飾）送別臨歧慰再三（何三山我尊飾）（女學生甲  
乙映霞頻頻）（教會幹事甲乙天民病蟬飾）

第四幕

治軍嚴肅氣飛揚（王伯良鏡若飾）痛責軍需購舊槍積重弊端難反正陰謀

變○亂○起○倉○皇○（軍官甲乙丙丁予倩忍尸絳士不平飾）

第五幕

軍○士○紛○紛○歃○血○盟○欲○傾○主○帥○亂○縱○橫○驕○兵○悍○將○難○消○禍○部○下○誰○爲○告○警○人○（李簡齋馬二飾）

第六幕

誓○死○元○戎○不○肯○逃○（王伯良鏡若飾）亂○兵○難○遏○勢○滔○滔○竟○將○性○命○酬○知○已○（李簡齋馬二飾）蓋○盡○前○愆○亦○足○豪○

第七幕

月○黑○林○深○夜○慘○悽○感○懷○離○逝○（白馬登場）少○虞○兮○護○兵○（甲乙鏡澄小髭飾）遺○去○孤○身○死○斫○地○書○懷○運○不○齊○

家庭恩怨記

題詞



音

耕  
漁  
題

畫

林孟鳴 書畫潤例

對聯五尺畫元 六尺兩元

屏條 照兩對計算

中畫五尺一元 六尺二元

扇面畫元

以上書畫均用

市紙每尺見方畫元

極大極小另件面議

收件處 新劇公會 世界劇報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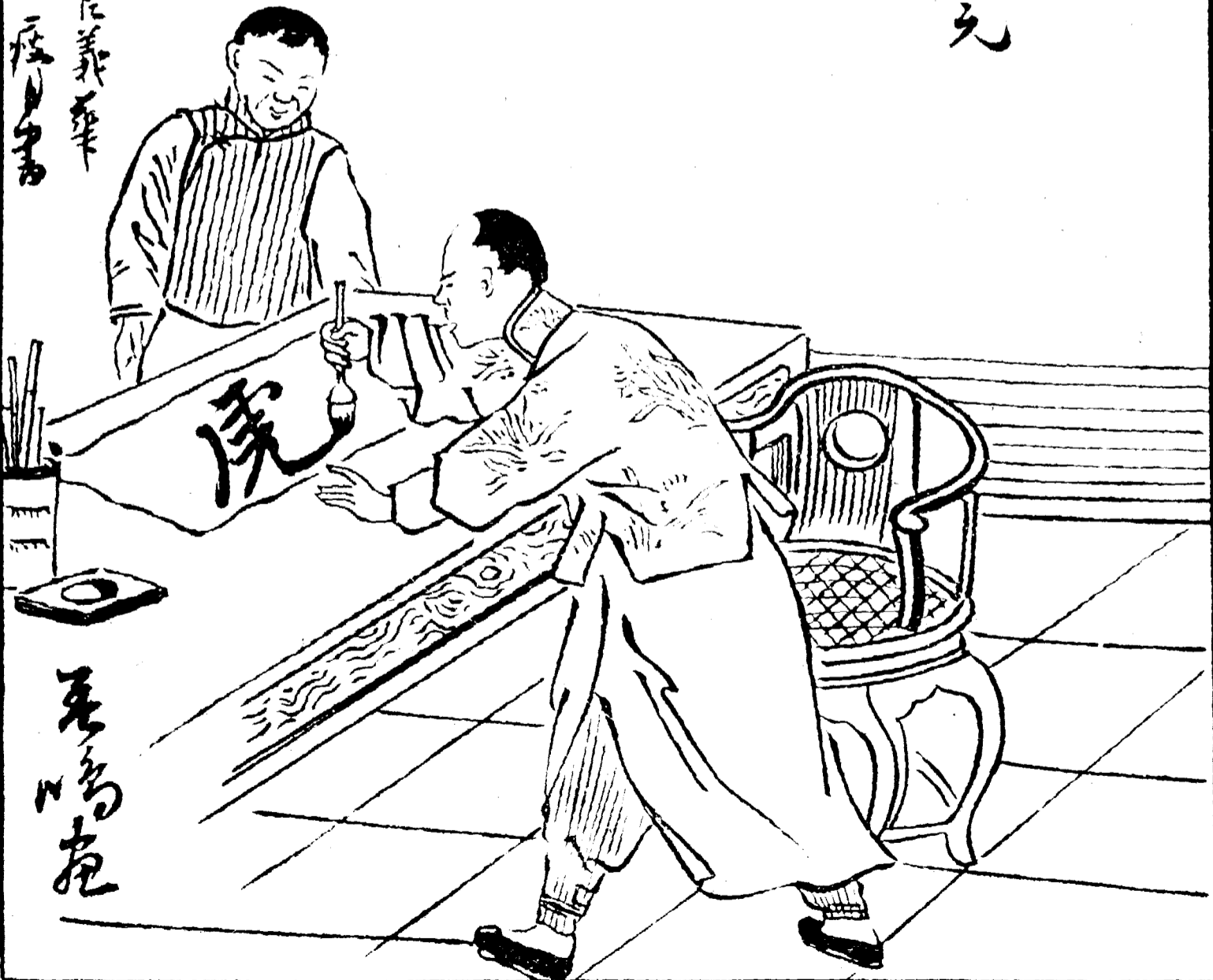
介紹人

張德川 陶維言 許清天  
錢炳鶴 鍾楚三 王深池

熊松承 夏秋風 余菊曲 管義華

高劍華 女士 陳紫英 女士

癸卯年



孟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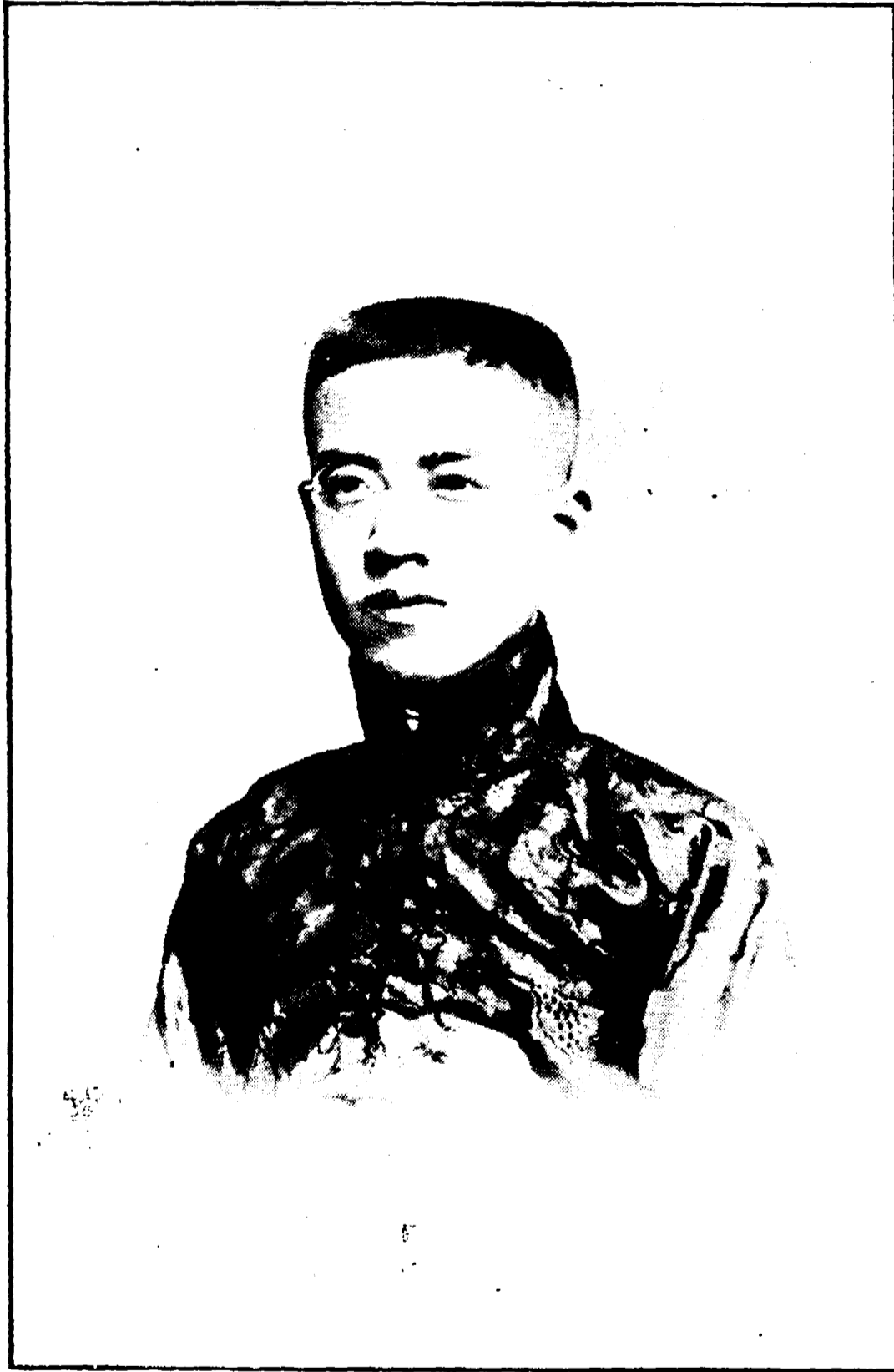
若鏡陸任主本劇撰編



良伯玉中記怨恩演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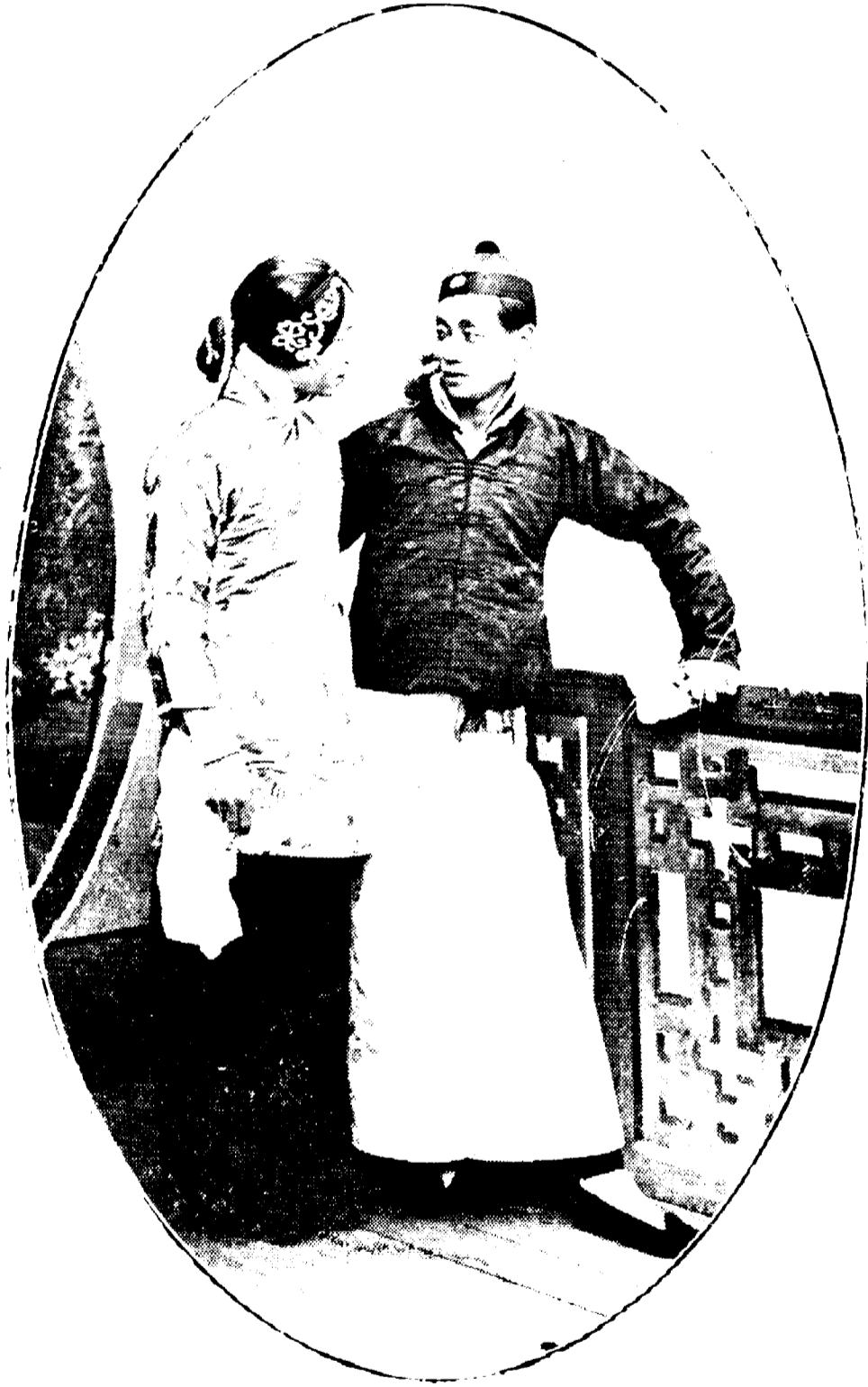


者 說 小 編



主 室 隨 天

(李簡齋)  
(小桃紅) 恩 怨 記 之 私 會



新 劇 家 (清 風) (雙 宜) 化 妝

恩 怨 中 識 破 青 酒 卡 伯 具  
新 種 水



新 劇 家 ( 顧 無 爲 ) 鄒 劍 魂 ( 化 妝 )

恩 怨 記 中 自 盡 (重 仙 橋) 壽 王



新 劇 家 (子 毅) 佛 航 (天 猜) 化 妝

恩 怨 記 中 何 三 山



新 劇 家 陸 子 青 化 妝

新劇小說新出版

戲劇大觀目錄

第一集

圖畫門

新劇家小影  
名伶小照  
客串小影  
女伶小影

論說門

新劇論說  
舊劇論說  
(說明書附)

記載門

戲學淵源  
梨園軼話

史傳門

新劇家史傳  
名伶史傳  
女伶史傳

雜藝門

崑曲底本  
新曲本  
灘簧  
工尺板眼  
榔子脚本  
新唱歌  
吹打調子

劇本門

新劇劇本  
舊劇脚本  
(幕表附)

文苑門

詩詞歌謠  
滑稽言論  
遊戲文章

叢談門

伶評  
瑣語  
劇評  
劇界人物表  
舞臺一覽表

現已付印即日出版

新劇小說出版社出版預告

新劇談

(許嘯天編)

第一集要目

第一種圖畫部

一中國著名新劇家小影

二中國著名新劇小影

三東西著名新劇家小影

四東西著名新劇小影

五中國舞台佈景及建築小影

影

六東西舞臺佈景及建築小影

第二種議論部

一論說

二學說

三評論

第三種紀事部

一嘯天新劇經歷記

二新劇界大事紀

第四種文藝部

一小說(血痕花)可編作劇本者

本者

二劇本(多情之皇帝)法國

名劇

三詩詞歌賦

第五種雜著部

一新劇名人小傳

二新劇考

三雜文

新 劇 小 說

# 家庭恩怨記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黎宋卿武昌起義 | 王伯良漢口投誠 |
| 第二回 | 良朋推薦得差委 | 北里治遊納小星 |
| 第三回 | 哀兒無告添新恨 | 愛姬懷人續舊歡 |
| 第四回 | 萌惡意簡齋設計 | 露奸情淫妓進讒 |
| 第五回 | 冤莫白重申自戕 | 苦相思梅仙成痴 |
| 第六回 | 老僕忠誠陳大義 | 姦夫僥倖逃餘生 |
| 第七回 | 王伯良憤殺淫婦 | 何會長義激故人 |
| 第八回 | 何三山正言被逐 | 梁玉如落拓喪生 |

家庭恩怨記

目錄

一



家庭恩怨記

目錄

二

第九回

剛與盧醫初作別

又偕教士涉重洋

第十回

正欲立功圖晚蓋

偏逢禍變死異鄉

## 新劇小說社開幕紀念贈品書籍

啓者本社由新劇家及文學家組織而成所撰小說書籍純寓改良社會宗旨以補演劇所不及非同坊間專於射利者比也現已撰就新劇小說三種曰**惡家庭**曰**家庭恩怨記**曰**新茶花**日內均已出版初版印書不多行將售罄亦初料所不及同人等深媿無以報答雅意特請文學家**夏秋風**先生專撰**妻黨同惡報**一部爲本社開

**幕紀念品**以贈愛閱本社書籍諸君現已付印准定陽曆**七月十五號**出版所有贈送章程列左

一 凡購本社出版**惡家庭****家庭恩怨記****新茶花**三書各一冊者即贈**妻黨同惡報**一部

一 凡購以上三種書籍不拘何種滿三份者均可持單來本社領取贈品一份餘則例推未滿三本者無贈

一 此項贈單以上三種小說內均附有一紙持有此項贈單三紙者即可向本社領取贈品一份餘則例推

一 妻黨同惡報裝訂篇幅銅版細圖均與以上三種相同無有低昂零售四角批發從廉

一 本社贈品須俟定期出版之三日後方可來取特此預告

四馬路中市華商旅館對門新劇小說社啓

新劇  
小說  
家庭恩怨記

許天隨著

第一回 黎宋卿武昌起義 王伯良漢口投誠

話說辛亥光復那一年。黎宋卿在武昌首先起義。創種族的革命。推翻二百餘年滿清的惡政府。因此各省響應。天下風靡。有志之士。莫不投筆從戎。要爲我們漢族吐一口氣。其時候河南省洛陽縣城外。有一個姓王的名叫伯良。他本來是個前清退職的軍人。家道雖不稱十分寬裕。倒也還過得去。每年收三十幾担的穀。省喫儉用。一年到頭。倒也無愁無慮的。較之王孫公子高粱美酒。文繡衣裳。天天在煩惱中過日子。的却快樂得多哩。話說黎宋卿部下一個姓沈名叫斌賢的參謀長。同伯良有葭莩之親。伯良趁那光復的時候。想做點事體。

了。一來可以光光自己的門楣。二來也可以盡點國民的責任。所以束裝就道。辭別了子女族人離了家鄉。投奔武昌而來。由鄭州乘京漢鐵路。火車到了信陽州下車。因為那時漢口已被民軍佔領。火車不能到站。只得再雇驢車而行。沿途北兵防範得極嚴。隔了三日。到了漢口。其時已經九月初了。先在英租界祥陞客店安頓下了行李。便喚了店小二來。問問他近日的情形。店小二手舞足蹈。高興得了不得。說得我們民軍已經把漢陽奪來了。大智門車站也為我軍佔住。北軍不得過來。什磨蛇山龜山還有那黑山的礮臺。都是臨風招展。飄揚着一色的白旗。外國人守中立。將要把租界同華界交界的地方。用沙袋壘起來。當做土壘。免得兩面的敗軍竄進來。武昌城裏現在是狠安靜的。祇有各城門口。都把守着兵。往來的行人。都要檢查過。不得自由自主的出入了。伯良

又問道。然則現在要從漢口到武昌。應該怎麼走法呢。店小二回道。這個倒卻是很難的。白天裏是一定不能渡過去。晚上又十分危險。但是小的敢放肆問一句話。王老爺到省裏去。還是省親呢。還是投誠呢。如果是投誠去的。這麼前兒我們店裏。也有一大夥的客人。先往新馬路第三營裏報了名。再領了表記。暗號。渡江過去。大約北方來的。多是如此辦法。老爺如果有這個意思的。不妨明兒去走一遭。小二同伯良。談談說說。不覺已經到了上燈的時候。店小二開了晚膳上來。伯良吃完了飯。便翻閱了一遍漢口臨時所出的戰事報。當晚因為沿途十分勞頓。便脫衣睡了。只聽得通夜的礮聲。隆隆不絕。等到天亮。方才朦着。一覺醒來。時計已經打了九點了。伯良連忙起來。收拾收拾行李。暫時寄在賬房裏。付清了棧資。便喚車至新馬路。不多一霎。到了第三營門口。只

見得四十八個兵士。分做左右兩排。肩着鎗。站在門口。氣象森森。威風凜凜。伯良先到門口投効處。遞了一個名刺。那投効處的招待員。胖面大耳。架起了黑晶眼鏡。五相通了姓名。知道他姓祝名代裕。問明白了伯良的姓名籍貫。一一註了冊。又問他省裏有熟人沒有。伯良就把沈斌賢說了出來。祝代裕就恭恭敬敬的立了起來。回答道。沈斌翁現在在省裏當參謀長。伯翁如要會他。明朝就在這裏。領了表記護照渡江過去。先到都督府。探問一聲。便可以找着他。斌翁爲人極好。才具也夠得。又肯照應人。閣下找着他。前程遠大。真正未可限量哩。彼此寒暄了幾句。代裕便囑咐僕人。將王師爺的行李。從客棧裏去搬到這裏來。代裕領了伯良進去見了司令王勝。說明來意。司令交代明天也有人要去見都督。不如合夥的渡江去罷。這日大智門剛有戰事。所以第三營裏是

很忙的。軍官兵士退下的也有。調遣開去的也有。終日往來的人。川流不息。絡繹不絕。熱鬧得什麼似的。伯良因為祇記望着明朝的事。所以也無心去理會着。到了第二日早晨。大約有二十多個的軍人。還有幾個也來投効的人。同了伯良從漢口乘了小輪。渡江到了武昌上岸。先到都督府。由一個中級軍官將文書遞了進去。伯良同投効的人都在門房裏等着。歇了一刻。由一個傳言官。把投効的人按名喚了進去。說都督要接見哩。唱到伯良已經是第五個。他就跟着那傳言官走了進去。到了一所大廳。氣象極其宏敞。上首坐着的都督。左右兩方坐着的便是參謀副官。沈斌賢就在右首一排第二個。伯良先向都督行了軍禮。然後再同斌賢照呼一聲。黎都督照例的把履歷問了一遍。知道他是前清的一個武舉。在山東濟南府新軍裏。也當過幾年管帶。後來因為悼亡

了。無心世事。便把武職告退了。守農在家。伯良一一述畢。都督便命退下。伯良出廳的時候。斌賢特地離了坐。跑到伯良那一邊來。握着手說道。閣下肯出茅廬。屈駕來此。蒼生受福。定當不少。但恐未免大才小用了。都督那面。弟當極力保薦。於弟也增十分榮光。彼此互相寒暄了幾句。斌賢便約在晚上七句鐘在府前街公館裏相會。再三叮嚀告辭而別。伯良回到門房。查問自己的行李。稟稱多搬到招賢館去了。那招賢館便在都督府後身兒。伯良再跑到招賢館。進了館門。則見有幾個招待員。跑來跑去。忙得了不得。見了伯良。便查問一二句。說道樓上。自顧自走了。伯良跑到樓上一瞧。則見一間大房子。安放着五十多架的牀。四面一找。只見自己的名字。已經編出。在中間第四排第七架鋪上。行李一切都已安擺好了。他就躺在牀上。等到傍晚。出了館門。探聽了一回路。逕



便向府前街沈斌賢公館裏而來。要知沈斌賢如何保薦。王伯良如何得差。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回 良朋推薦得差委 北里冶遊納小星

話說王伯良到了府前街。找了一回。方才找到沈斌賢家。便在門房投了一個名刺。沈家的家人遞進去。停一刻。出來說了一聲請。伯良就跟着那家人走了進去。轉灣抹角。穿過曲廊。到了斌賢的書室內。屋子裏。雖無十分鋪設。倒也覺得雅潔非凡。窗外種着幾竿修竹。石凳上擺着幾盆菊花。在這烽火連天。鎗林彈雨的城中。却有這種幽雅的地方。真如身入仙境。不知外間尚有血肉模糊。尸骸狼籍的戰地了。這時候斌賢。坐在臨窗的一張書桌邊。案上的文牘也不知道有多少。真正是軍書旁午。宵衣旰食時候。斌賢手裏拿了一管筆。在那里

批閱。看見伯良來。便站了起來。走出幾步迎着道。伯翁請坐下來。我們細細的談談。我們信息疎忽了已經數年。不意今日在這裡相逢。誠應俗諺所說的天緣湊合了。前年春天有朋友南來。聽說伯翁有鼓缶之痛。小弟不能親來吊奠。心殊不安。重申世兄想已長成。不知現在在那里用功。程度諒來是很高的了。有沒有娶過媳婦兒。如果還沒有大喜。兄弟還有喜酒吃哩。伯良嘆了一口氣道。兄弟自內人故世以後。看得人生如夢。百事都不想。做杜門不出。終日在家里教教孩兒們。領略領略鄉間的風味。倒也可以排悶消愁。小兒現在在鄉間第一高等小學肄業。今年年假可以畢業。內人在日。爲他收了一房養媳。雖是窮苦人家的辦法。倒也省却許多瑣碎的繁文。兄弟的意思。想等到小兒畢業之後。在明年春天。擇個日子。把他們兩小兒圓了房。也可以了卻一樁心願。像

我背井離鄉。到這裏來。也無非爲坐吃山空。生計日蹙。死路裏求活路。爲飢寒所驅逼耳。斌賢又道。然則剩倆小兒在家裏。伯翁倒放得下心麼。伯良道。這個也管不得這許多了。但是家裏還有一個重申的奶娘。在我家幫傭已經十幾年了。可憐見無家無後。仵伶孤苦。塊然孑身的視我家如渠家。赤膽忠心。誠實可靠。所以講到這一層。儘管放心得下。斌賢又道。伯翁到這裏來。恐怕得不着好差。伯良道。那倒不要緊。苟能衣食無缺。免於凍餒。也狠知足得了。況且際此風雲慘惡的時候。大丈夫爲國捐軀。尙且不敢辭。敢計及一人的幸福嗎。這幾句話說得斌賢賞贊不置。當晚伯良在斌賢家裏晚膳。仍回招賢館。次日起身。漱盥將畢。忽然館夫氣喘喘的跑上來。說都督府參謀處。有要緊的事。請王爺。爺立刻就去。伯良急忙忙的整了一整衣冠。便往都督府來。到了門口。驗過了

腰牌。直至參謀處。謁見沈參謀長。沈斌賢起立說道。現在府裏是沒有好的位置。或者在軍隊裏。給老哥想一個好法子。昨天黎都督說起。龜山的司令楊秉恭。調到黑山去。現在龜山的司令胡大俠。不能勝職。恐怕不久就要調他到省裏來。黎都督要一個有軍事經驗才能馭下。且忠誠可靠的。接受這個缺。伯翁。如果有意思。兄弟可以極力吹噓。但是未免大才小用。伯良道。蒙斌翁見愛。再好沒有。惟恐力不勝任。有負斌翁的盛意。若是小弟力量能夠及得到的事。雖是蹈湯赴火。亦義不容辭。斌賢道。既然如此。請老哥在招待室內等一等。讓我到黎都督前說過一聲。請他下了委任狀。老哥今日便可渡江接篆了。斌賢走進都督的公事房裏。見了都督。把王伯良的身家出身。同品行學問講了一遍。併且極力的吹噓了一番。斌賢本來是都督極信任的人。當時就應許了。寫

了委任狀。鈐了印。遞給斌賢。立刻傳了伯良進來。勉勵幾句。勸慰幾句。伯良領了委任狀。辭了出來。卽晚就乘輪渡到對江去。見了胡大俠。將文書呈遞。次日胡大俠交職卸任。說了一番留別軍士併爲後任先容的話。便渡江回省去了。伯良就接篆。他本是武營中出身。軍隊裏的弊病。都瞞不過他。況且他馭下能寬猛並濟。賞罰不爽。所以部下倒也很服從的。一切調度佈置。無不勝人一籌。大小戰事。也經過十數次。汗馬功成。也是民國的一個功臣。等到民國大局底定。南京政府成立的時候。獎了一個中將的銜。並且還得着一大注的助金。大約在四五萬之數。那時却已調在南京。孫總統委了他一個總統府近衛軍的軍長。又遣他到上海去採辦軍裝。伯良到了上海。就認識一個梁玉如。却說梁玉如是個游手閑民。終日無所事事。無非是跑茶樓。上酒肆。聚賭抽頭。靠此營

生。上海翻戲幫中。也算是有名的人物了。一日遇着了伯良。猶如接着了五路財神。歡喜得了不得。曉得伯良是來辦軍裝的。更加格外巴結。再說伯良如何會認識他的呢。其中有一個原因。大約上海做翻戲的人。大都是無家室的。就是有家室的。也要借旅館爲行臺。以便容易物色往來的客商。伯良到上海是住在旅館裏的。玉如這時候。也同住了一個旅館裏。伯良見他舉止闊綽。氣象軒昂。並不疑心他是個歹人。朝夕過從。談談倒也還合得來。況且伯良也是個精明的人。平生又無嗜好。玉如雖然廝守了長久。也守不出一個所以然來。聽說伯良是來辦軍火的。便想在這個上頭。占他點兒光。說自己有一個親戚。在某洋行當軍裝買辦。如要辦軍裝錢。一定可以比人家便宜。貨色而且必定比人家好。某省的軍裝。是他經手的。某省某省的軍裝。也是他經手的。在伯良一

則免得去找別人。二則自己是個外行。有這兩個原因。所以把全權奉託了玉如。如玉如也巴而不得。其實他有什麼親戚不親戚。不過從中播弄播弄。將來得一個回用罷了。有一天傍晚伯良閒着無事。拿了一本小說。躺在牀上在那裏看。棧房裏的夥計。忽然拿了一張請客條子。走進房來。說道。王先生有人請客哩。伯良拿了過來一看。認得是玉如的手筆。上面寫着請屈駕至清和一林鳳仙家酒敘。伯良說了一聲知道了。那夥計退了出去。伯良遂復鎖上房門。雇了洋車到清和坊林鳳仙家。龜兒報了一聲客來。伯良就跑到樓上。向中間大房間一望。則見朝南向外的。鋪着一只紅木雕花的大牀。張了一頂白熟羅的帳子。靠牀的右首。擺着外國椴木的梳粧檯。檯上陳設一架白鳴鐘。一對檯花。還有幾件東西洋的磁器。中間安着一張大餐桌。桌上蓋着一張外國的檯毯。牆

壁上掛的都是照相油畫。房間裏並沒有一個人。伯良正要開口想問。卻從隔壁房間。走出一個女人來。年紀大約二十多歲。身上穿一件青灰湖縐的皮襖。罩上一件元色摹本縐的夾坎肩兒。一條夾褲也是湖縐的。腳上躡了一雙粉紅緞子的鞋子。臉蛋兒雖不十分美麗。倒也清秀可愛。光豔動人。看見伯良就說道。王大少請坐歇。梁大少關照出說就要來的。伯良就坐了下來。那侍兒遞過了水烟袋。裝過了茶來。便同伯良來談天。問大少府上那裏。向來在那裏得意。伯良一一告訴了他。也問他。你叫什麼名字。什麼地方人。那侍兒回道。我叫阿寶。家裏住在蘇州。正要再說時。只聽得扶梯上橐落橐落有人上來。伯良連忙撩起門簾一看。那人已經跑到自己面前。說道。伯翁對不住得狠。失迎失迎。小弟因為到朋友家去應酬一回。所以來得遲了。阿寶可有別的客人來過沒



有。阿寶回道。別的客人都沒有來哩。說着又去端了烟茶來敬了客。玉如便也坐了下來。便對伯良說。昨天所談軍裝的事。今晚會親他自己要來哩。說罷就叫房侍們擺起檯面來。如玉隨後又寫了請客票。遞給阿寶。到下面交給了搗兒。去請客。這時候林鳳仙出局在外邊。還沒有回來呢。伯良和梁玉如坐了一刻兒功夫。林鳳仙也就回來了。所請客人也陸續到了。有姓張的。也有姓黃的。不是洋行裏的買辦。便是開字號的東家。冠蓋如雲。頗極一時之盛。最後那個軍裝買辦。就是什麼梁玉如的親戚也來了。入座後由玉如介紹於伯良。互相道了寒暄。知道他姓葉號叫笑鳳。蘇州人。現在泰利洋行當買辦。一向是在洋行當寫字的。因他能幹。纔擢昇到現在這個位置。年紀大約二十多。三十不到的光景。精神滿面。一望而知是個聰明人。大家說說談談。漸漸的談到那軍裝

的事。笑鳳道。昨日玉如兄到我這裏來。說起伯翁是南京政府派來的委員。到上海辦軍裝來的。護照公文想必都已全備。要辦什麼貨色。不妨請老兄開張單子來。敝行行價一定比別家公道。貨色又新式。兼之又是熟人。老哥儘管放心。一定不會吃虧的。笑鳳說時指着玉如同伯良說道。伯翁開好了單子。請交給玉如兄轉交下走。因爲下走白天沒甚功夫。不能過來拜望。抱歉得狠。伯良謙遜了一回。大家飲酒。觥籌交錯。盃盤羅列。各人都叫了部花來侑酒。北里名妓如天香閣。十里紅。媚月閣的都來了。珠環翠繞。偎綠倚紅。說不盡的風流旖旎。伯良因爲上海沒有熟的相好。由玉如薦了一個中尙仁的小桃紅。紅箋飛去。珊珊而來。花信年華。風韻不凡。姿色雖僅中人。然應酬週到。妖嬈體態。足迷下蔡。跟局的大姐叫阿巧。也極伶俐。却說伯良旁的嗜好都沒有。祇有這

個色字關頭還打不破。況且自從斷絃以後，已經曠了兩年了。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呢。講到小桃紅的品貌，也不見得十分美麗。然而俗語說得好，情人眼裏出西施。所以伯良一見了小桃紅，猶如磁石引鐵，陰陽兩電在空氣中打結兒一般。七斜着兩只眼睛，一動不動的射往在小桃紅臉上。不知不覺看傻了。小桃紅更加裝出許多媚態，更發出一種嬌滴滴的聲音，猶如黃鶯百轉。問黃大少幾時到上海的。一向在那裏恭喜。伯良聽了這樣的嬌聲軟語，早已身子酥了半截。笑鳳勸他酒，他也沒有聽見。幸虧得侍兒上菜，把他的一根筷兒帶下了。方纔驚醒了他的一場夢。衆人都對着他笑。伯良倒有點不好意思。玉如說道：酒冷了換一盃罷。笑鳳笑道：伯翁看得心都熱了。冷酒倒是不妨的。正可以涼涼他的血。不然血太熱了，是要沸的。說得衆人都笑起來。伯良也笑道：別

儘管把我打趣了。大家說說笑笑。停了一刻兒。小桃紅便起身告辭。臨別時。又同王伯良丟了一個眼色。說道。停息請過來。伯良忙說道。可以可以。一定來的。小桃紅嫣然一笑。挈着侍兒的手。下樓去了。衆人喝了數巡酒。漸漸的也都散了。伯良和玉如同回寓所。伯良就把辦軍裝的單子開了把他。新式快鎗若干。機鎗若干。子彈若干。一一都註明白了。次日玉如就將這個單子交給了笑鳳。笑鳳開出價錢來。是二十五萬三千七百兩。玉如拿了回來。便同伯良斟酌了價值。講了半天。說到二十五萬一千四百兩。五厘的回用。大約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兩。南北對開。每造得六千二百八十五兩。晚上就是王伯良做主人。在小桃紅家擺酒。打了條子去請玉如同笑鳳。不到一點鐘功夫。他們都陸續來了。當晚兩面簽了字。立了期票保單。驗過了護照公文。約定明日到律師那邊去。

簽字。酒酣耳熱。人都快散了。小桃紅又扭住了伯良要打牌。伯良不得已懇請玉如入局。又邀了姓洪的。姓連的。這一夜直鬧到三點鐘纔散場。玉如同了伯良都回棧房。一宿無話。第二日伯良同玉如雇了一輛馬車。逕往笑鳳的洋行裏來。接洽那件軍裝的事。就請高易律師簽了字。伯良打電報到南京去匯銀子下來。這里泰利洋行也出了出貨的提單。當晚就在小桃紅家擺了雙檯。所請的無非是玉如的朋友。另外又請一個何三山。他是伯良的世交。現在充當蘇州慈善會會長。有公事來滬爲人謹樸非凡。道德高尚。從來不作狎邪遊。今朝因爲伯良的情面難却。所以到了一到就走的。伯良玉如等興高彩烈。猜摸賭酒整整鬧到了一點鐘方纔散了場。小桃紅見伯良是個闊客。便用百般的手段。籠絡他。說不盡的甜言蜜語。描不盡的萬種溫柔千樣嬌。伯良到了這個

他位猶如醜陋濯項初醉醺醺的一般。三十六根的背脊骨。節節都酥了。他也不說走。也不說不走。拿出表來看看。說一聲時候不早了。嘴裏雖然這樣說。卻不起身。別顧也斜了眼睛。對着小桃紅笑。小桃紅也理會他的意思。便遞了一個眼色給阿巧。阿巧掩上房門。退了出去。小桃紅坐了下來。含淚對伯良說道。蒙君錯愛。遽加青眼。儂本是良家女子。濶落火坑。非甘作賤業。實無真情人。肯度儂超此苦海。今郎君如果真憐愛儂的。則拔儂出此烟花地獄。願終身侍奉箕帚。說罷將手帕掩住了眼睛。嗚嗚的哭。伯良拊着他的胸脯安慰他。說道現在不必傷心。這個事慢慢總可以商量的。說罷伯良和小桃紅就到鴛鴦枕上尋那裏頭的舊夢去了。嚙竹盟心。伯良飽受了風流况味。從那日起。伯良便天天的在小桃紅處厮混着。不是擺牌。便是打牌。不知不覺。已經留戀着一個多

禮拜。伯良在玉如面前。也把那要娶小桃紅的意思流露了出來。何三山當時聽見這個信息。却極力的勸他續絃。總要檢個好人家的女兒。青樓中都是水性楊花。沒一個有真心情的。無奈王伯良迷戀不返。勸不醒的。何三山也未如之何。祇好由他去了。却說王伯良採辦軍裝這樁事還沒有舒齊。所以不得不歸南京。把兩方面都交代清楚了。再回到上海。這樁買賣梁玉如雖然得了一個回用。伯良蒙上蔽下的也賺了二萬多銀子。却說伯良回到上海以後。沒一夜不在小桃紅處。愛情的熱度。已經升到了法倫氏表一百二十度的了。小桃紅的鴛母又託梁如玉從中撮合撮合。講明了四千五百元的身價。梁玉如得一個九百的扣頭。伯良就把小桃紅娶了來。小桃紅又帶了阿巧來伏侍。藏嬌於蘇州的別墅。起先伯良因為要娶小桃紅。因為老家在河南。一則路太遠。二

則小桃紅也住不慣的。所以打發梁玉如到蘇州。從官產清理所內買了鑰匙街一所屋子。梁玉如也得着幾份好處。至於小桃紅進了王府以後如何的情形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哀兒無告添新恨 愛姬懷人續舊歡

話說小桃紅的出身本來是個蕩婦。自從到了這家窯子就結識了一個恩相。姓李號叫簡齋。雙宿雙飛。鴛鴦繡像。恩愛異常。但是李簡齋雖是個將門子弟。然自幼兒不長進。又生就劣棍性。把祖上的家產揮霍過度。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青囊羞澀的光蛋。那裏有許多錢來填銷金之窟。因為小桃紅視他如同活寶一般。飲食起居莫不取給於小桃紅。然而小桃紅也那里來的錢。鴛母又時時的厭惡他。所以此次他的從良出於不得已。非為愛情而嫁。實值良是。



爲金錢而嫁的。再說王伯良又差人到洛陽去搬家到了蘇州。重申梅仙以及那個奶娘也都來了。把帶來的一切行李傢伙安頓好。伯良就傳令全家婢僕護兵等。行見新太太的禮。事畢又令重申同梅仙行見庶母的禮。倆小兒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勉強強的行了一個禮。退了出去。有一日他們倆小無猜的在花園中撲蝴蝶。梅仙因爲跑得乏了。額角上的汗也盈盈的流。便坐下來。重申也疲極了。就在梅仙旁邊坐了下來。用指甲分梅仙的髮路。梅仙道。哥哥。不要鬧了。我有件事要告訴哥哥。現在爸爸娶了這位姨太太。品性不知如何。你是一個無母的人。我是沒姑的苦丫頭。如果這位姨太太是好說話的。那麼我好過日子。如果脾氣不好的。則爸爸待我們的情分。總也要比從前差一層。這樣說起來我們的苦還不知吃到怎麼地田爲止呢。說着不知不覺的淚珠兒

如雨的下來了。重申一面安慰他。一面拿手怕兒給他揩眼淚。然而想到自己沒有生母的苦處。伶仃孤苦。沒商沒量。禁不住的一陣酸心放聲大哭起來。一對可憐蟲直哭得如同淚人兒一般。直等到小桃紅到園裡來採摘花朵。把梅仙驚醒了。趑趑的避了出去。祇剩了重申和小桃紅在花園內。小桃紅便開口問重申道。今年念的什麼書。近來天氣不正。冷熱要當心哩。你們一對小夫妻。總要稍爲避點嫌疑。等到明年圓了房之後。就可以遂你們的心願了。說着笑了一笑。裝出許多妖嬈的態度。想蠱惑重申。誰曉得重申年紀雖然祇有十八歲。却老成持重。天真獨厚。見小桃紅這般模樣。不但不爲少動。且甚羞之。當時小桃紅見重申無從着手。只得掃興而回。剛轉身的時候。重申忽見小桃紅髻上有一個小蟲豸。便上前去給他撮丟了。小桃紅忙問什麼事。重申就說庶

母頭上有一個。小桃紅因重申的心更深一層。話說李簡齋自從小桃紅嫁了王伯良之後。他就跑到蘇州。小桃紅趁着伯良不在家的時候。便叫阿巧遞個信息把李簡齋。李簡齋就從花園裡進來。同小桃紅續那舊歡。暗來暗去。也不止一日的了。合王府裡上下等人。都有點矐矐。不曉得的祇有伯良一人。就是重申梅仙也時有風聞。祇不能說罷了。有一日傍晚的時候。重申同梅仙在書房裡。講解那個太子申生被驪姬相害的故事。梅仙雙淚承眶的說道。人總有人的心肝。人的天良。做那人應該做的事體。自己要想謀害君王。已經是違背人道。傷盡天理。罪深難遣。害一個人還不夠。還想要害第二個人。豈非罪上加罪。雖斃其肉。寢其皮。也不能贖他的罪。雖然世界上那里真有這種狠心的女人。如果真有這種人。怎麼做他子女的。倒不如先死了的乾淨。免活在人世。

受種種的苦惱。說罷又不覺悽悽慘慘的哭將起來。重申勸了好一回。方纔住了。重申說道。現在天已晚了。悶坐在這裡。也無聊得狠。不如到花園裏去。吸點新鮮空氣。於衛生是狠有益的。這些沒干的事。想的做甚。別把自己的身體弄壞了。說罷。挈着梅仙的手。慢慢地踱到花園里來。方纔到了腰門口。便覺一陣的花香撲鼻。腦筋忽然清醒了不得。梅仙道。哥哥你看。這半點斜陽照在樹林裏。顏色雖然好看。然而不久就要落下去。等到白日西沉之後。那鳥兒也不鳴了。花朵兒的顏色也黯淡無光了。黑沉沉的一片園林。景象也怪淒涼的。我是心緒煩懣得非常。不願進去。哥哥你一個人去罷。重申道。妹妹既然到了這里了。不妨進去走一遭。再出來罷。說着就攜了梅仙的手。信步而行。花徑迤邐。深院靜寂。萬籟無聲。幽雅非凡。二人就在暢軒外的迴廊下。坐了下來。這時天

將黑下來。倦鳥已經歸林。花園裏除了他們二人之外。靜悄悄的。並沒有一個  
 人影子。看見重申嘆了一口氣。梅仙忙問道。哥哥爲什麼。又懊惱起來呢。重申  
 道。沒有什麼。不過觸景傷情。心裏未免有點兒難過罷了。梅仙又問道。何以謂  
 之觸景傷情。可能的講給我聽聽。重申道。母親在日。父親雖然還沒有得意。家  
 庭之內。倒融融睦睦。不以貧減樂的。我們做小輩兒也覺得另外有一種天然  
 的趣味。現在父親也得意了。家境也漸漸的好起來了。若使母親還在。更不知  
 如何的快樂呢。但是現在雖然有這種好花園。他老人家已經看不見了。他老  
 人家既然看不見了。我們小輩兒也有什麼樂處。況且現在的家庭。更比不得  
 從前了。正在說的時候。梅仙忽聽得軒裏面有響聲。不覺毛髮悚然。馬上拖了  
 重申要回屋子裏去。重申固爲梅仙素來是膽怯的。便陪了他出花園去。歲月

易逝。小桃紅進了王府。已經有兩個月光景。有一天大伏天傍晚的時候。重申和梅仙到花園裏去納涼。到了那池子旁邊。猛地看見對面槐樹底下長椅坐著兩個人。一個認識是小桃紅。一個帶着一頂白的拍拿麥草帽。身上穿一件白綢衫。是個不認識的男人。和小桃紅手挽着手。顫顫兒貼着顫顫的。在那里喁喁私語。一種猥褻的態度。簡直描摹不出來。倒把重申梅仙二人嚇退了一步。不敢跑上前去。忙要回出。忽然聽見假山後背有咳嗽的聲音。小桃紅和那個男人。如同受了電一般。直從椅子上跳了起來。東張西望。那男人瞥見重申。便一溜煙跑了。重申和梅仙也不好意思。大家也回屋子去。小桃紅看見人都跑了。便到假山面前喚阿巧去追重申少爺。重申來了。小桃紅就說道。你看見我在這里。也不叫一聲。重申也是個聰明人。知道是小桃紅的計。忙說道。沒有

看見便退了出去。小桃紅道：他們進來。你爲什麼不早點給信給把我現在他們看見。這事鬧了開去。將來是不得了。阿巧說道：方纔我到林子裏去晒衣服。沒有看見他們來。等到回來的時候。他們已經在這池子邊。所以我趕緊咳嗽了兩聲。小桃紅嘆了口氣。說道：現在事體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也沒有別的法子。趕快去追李少爺來。和他商量商量。阿巧應了一聲如飛的去了。小桃紅獨自站在那花園的後門口等了一回。只見阿巧同了李簡齋來了。李簡齋忙問道：剛才花園裏看見的那孩子是誰。幾乎把我的魂靈兒飛去半天。小桃紅道：就是那個重中的孽畜。簡齋道：被他見了。是不得了的。說着便說明朝我想個法兒來罷。却說重中到了書房內。想剛才看見的那男人。莫非就是他們所說的李簡齋。然而今日把我遇見了。也可見得平日子間在這府裏。不知道進

出幾次的了。但是我看見了他們。他們也一定看見我的。激羞成怒。將來的禍患正不堪設想哩。想到這個地步。不覺害怕起未。又不知不覺的想到那生母在日的快樂了。兩行眼淚。禁不住的簌簌淌下來。直到僕人來喚用晚膳。方纔止住。要知小桃紅奸情敗露以後。如何設計。如何害重申。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萌惡意簡齋設計 露奸情淫妓進讒

話說自從那日起。小桃紅就把重申一對小夫妻。看得如同眼中釘的一般。吹毛求疵。百端苛虐。稍有一點不如意的事。便拿他們出氣。重申稍差一點。最苦的就是梅仙。背地裏一天到晚。以淚洗面。當重申面前。仍就強作歡容。一語沒有怨言。惟恐傷了他的心。重申也明白。所以有時候。也說幾句無可奈何的話。安慰安慰他。到了那忍不住的時候。無非大家揮幾點傷心淚罷了。再說李簡



齋自從被重申嚇散以後。也不敢明目張膽的出入府裏。踪跡也稍爲疎了些。有一日小桃紅囑阿巧去請李少爺來。仍舊的在花園里相會。自己開了銀箱。取了數百元的紙幣。先到花園里來等候。坐在那鐵椅上。手支着頤。欹着頭腦。子裏不知想些什麼。回過頭來忽然看見阿巧立在背後。倒覺一驚。忙說道。你這傻了頭。爲什麼這樣嚇人搗怪的。我倒被你受了一驚。李少爺究竟來不來。快點說呢。阿巧說今天李少爺沒有工夫。不來了。說着只顧着掩嘴笑。小桃紅忽然看見假山洞裏有個人影一閃。仔細一看。却是李簡齋。連忙叫道。冤家你過來。好好你同阿巧兩個人串通了騙我。該罰不該罰。李簡齋笑道。你要罰什麼便罰什麼罷。小桃紅說道。不要開玩笑了。咱們講正經話哩。方是李簡齋和小桃紅一旁坐了下來。李簡齋先開口說道。前兒從你這裡拿去的二百元。現

在用完了。這兩日又有債務逼緊了來。真正急得來沒路可走。心裏焦灼非常。所以前兩天也懶得過來。小桃紅道。你不要急。現在我這裡還有二百元。你先拿去用罷。但是我們這樣驚心吊膽的做事。總非道理。必定要想個長久之計。我在這府裏。雖然沒有公婆的管束。但是金錢的權柄。仍舊不在我手裏。要一個錢。是要問他拿一個的。所以弄得我苦死哩。李簡齋道。就是像我這樣偷偷摸摸的進來。也難保得一天沒有敗露的日子。況且前日已經被少爺撞着了。以後再鬧出笑話來。那可是不得了呢。所以我早已想了一條路。却是狠妥當的。但是不知你肯不肯走。你如果走肯的。我就告訴你。否則我也不必說了。雖然這個路。我料想你也一定不肯走。的小桃紅即撒嬌道。我同你交好這幾年。怕連我的心還不知道嗎。我也算瞎了烏珠。認錯了人。說罷便哭了起來。簡齋

道。你不要哭了。哭得我心慌。連話都說不出來呢。總之都是我不好。開罪了你。請你赦了我罷。我就說給你聽罷。但是我先要問你。王府上究竟有多少家產。小桃紅道。暴富人家。頂多五六萬的數目。簡齋說道。這時候。你既然沒有職掌錢債的權柄。覺得苦了。將來重申接上了。你更加要苦哩。所以要圖你我長久之計。決定要行那三十六着上着的棋子。小桃紅道。走是奸走的。但是如何可以弄得到錢呢。簡齋道。這我倒有一個法子。事須祕密。連阿巧都不可以使他曉得。小桃紅道。我們兩人的事。自然是不能使他人知道。請你快說罷。李簡齋道。我們既然要做長久的夫妻。不走是一定做不到的。既然要走。必定要拿他點貨。但是伯良是個精明的人。平時決不能下手。所以一定要把他牢住了。方才可以做事。近來我晚上時常不能安枕。昨天朋友送了我一瓶最强的安眠

藥水。說吃多了是要沉迷不醒的。不如你趁他飲酒喝茶的時候。將這種藥。攪和其間。等到醉了。然後將箱籠開了。檢那細軟值錢的東西。打了一個包。悄悄地的從後門逃了出來。我等候你呢。但是這藥性恐怕還不利害。等明天我再拿一瓶蒙汗藥來。那保管你多靈哩。商量停當。李簡齋就回去了。到了第二日。李簡齋將這藥拿了來。話說王伯良那年已經五十歲了。討了小桃紅已經年半。這四百幾十日光陰。倒逍遙自在。總算是王伯良一生最快樂的日子。四月初七日。便是伯良五十大慶。循俗例是要做生日的。到了那日。掛燈結彩。甚爲熱鬧。重申梅仙行了拜壽禮。合府上下都叩過了頭。親友們也皆來賀喜。如梁玉如何三山也到的。重申因爲今天是父親的生日。格外的高興。曉得平日伯良愛喝的是勃蘭地酒。特地親自跑上街去。買了一瓶回來。交給小桃紅說道。

庶母。兒子平常日子不甚孝順。今天特地去買了這瓶酒來。是父親平日愛喝的。也可以表表我的孝心。請庶母轉稟了父親。小桃紅道。攔在這裡好了。你去罷。重申答應了一聲。是。退到外邊廳上。去陪那賓客去了。這日又傳了一班堂戲。男女賓客都在廳上看戲。獨有小桃紅一人在房裏呆坐着。垂頭默思的。不知想些什麼。忽然笑逐顏開的。直從那椅上跳了起來。急忙忙的跑到櫥邊。抽開了抽屜。拿出那瓶重申買來的酒。又從身邊荷包裏檢出一個小小的瓶子。關上了房門。輕輕的將酒瓶蓋子上錫紙揭起。再把塞子拔了出來。又把小瓶裏的藥水。傾了幾滴在這酒瓶裏。封好了口。拿瓶子搖了幾搖。仍舊安在抽屜裏。開了房門到廳上去了。等到晚上賓客都散了。伯良回房裏來。小桃紅已經預備好了幾樣肴饌。打算伯良吃半夜餐的。叫阿巧搬了出來。這夜小桃紅裝

出了許多的媚態。伯良高興已極。這時候已經有點兒酒意提起了嗓子。唱幾聲漢調。又逼着。小桃紅唱幾句曲子。小桃紅不得已便唱了一套山坡羊。伯良聽了柔氣盪心。樂不可支。小桃紅便把勃蘭地酒斟滿了一盃。道你喝了這杯酒。我再唱給你聽。伯良道你唱了我一總喝罷。小桃紅又唱了一只蘇州的村歌。伯良涎答答的說道。好極好極。方才邀盃欲飲。只覺一陣異味撲鼻。很難受的。再看看酒。似攪渾過的一般。便從袋裏撈出一枝銀的別針。浸在酒裏。拿出來一瞧。似乎變了顏色。阿巧適在旁側。伯良把這盃子遞給阿巧。說道你喝點兒看。這時候小桃紅早已嚇得簸箕抖。阿巧道這酒太醜。飲不下。勉強喝了一口。起初也不覺得什麼。不到五分鐘之久。覺得天翻地覆的頭痛得了不得。立不住脚。便暈了下來。伯良忙叫僕人抬了出去。伯良大怒。拍着桌子說道。我早

知察子裡沒有好人。我這樣的待你。你倒想毒死我。得我的財產麼。哼哼這到沒有這樣容易。我兩年的心思總算白用了。兩年的恩愛。令朝都付於東洋大海。我倒要問個明白。你究竟什麼原故。要下這個毒手呢。這時候小桃紅跪在地下。儘管哭個不住。伯良連問你究竟什麼原故。小桃紅含着淚說道。說出來恐怕傷了你們父子的感情。伯良頓足道。做了這種事。還有什麼感情不感情。你究竟有什麼。委屈快說呢。小桃紅說道。其中情節。你要去問重申。酒是重申買來孝敬你的。說罷。還是淒淒楚楚的哭。看官看到這裡。一定要責備下走了。爲什麼小桃紅不把酒的來歷。先告明了伯良。不知其中有一個原因。大凡人到了憤怒之極。必定是語不擇言。事不擇行的了。小桃紅此舉。如果伯良中了他的計。即便可遂了他心願。和他情人過活去。不幸而被伯良察破奸情。則伯良

一定要追問根由的。那時候說出來。伯良正在怒極之時。一定是信他的。於是嫁禍於重申之目的。也可以達到了。却說伯良聽說是他兒子所做的。不覺無名火冒出了頂。連忙說道。桃紅。我冤枉你了。一邊就叫僕人去喚重申來。重申正在書房裏。聽說父親叫連忙慌慌愴愴的跑了進來。伯良看見不由分說。便一把扭住了他的領扣。說道。酒是你買的不是你買的重申見父親震怒。不知何故。忙對道。是我買的。伯良氣極就攔了他一掌。說道。好你這個大胆的孽畜。藏毒於酒竟敢弑父了。什麼教育。什麼道德。養到你這麼大。白摻我一片心計罷了。限你在這一個鐘頭之內。快滾出去。一個鐘頭以外。父子的恩情是斷絕的了。我沒有你這兒子。你也不要認我父親。重申泣求道。孩兒並沒有這件事。請大人念及先母之情。容留孩兒左此罷。伯良道。堵口。不要多說。快滾出去。連



合府上下僕役護兵都來代重申求情。但是終轉不過伯良的意來。要知重申如何自戕梅仙如何成痴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冤莫白重申自戕 苦相思梅仙成痴

話說伯良那夜。酒已經喝得爛醉了。在臥房裏頓得不耐煩。由兩個護兵扶了出去。在書房裏整整的鬧了半夜。直等到倦了。方纔在一張半榻上躺下來。漸漸也睡着了。重申離了他父親的臥室。左思右想。覺得身世淒涼。全無生趣。禁不住的眼淚來。暗想道。我這個人。既然不容於家庭。則社會上更有何處可以安身。况聖人說得好。不順乎親。不信乎友矣。父子之間的感情。尚且如此。怎能夠。交信於朋友呢。母親在天之靈。那里曉得孩兒在人間受這樣苦呢。咳。人生到此。尚欲苟且偷存。且不是比禽獸還不如嗎。但是我去一定要去的了。

不過也要盡個人子之禮。告別一聲父親。便獨自一個踱到書房裏。只見伯良和衣的睡在半榻上。重申叫道。爸爸。夜晚了。天氣冷哩。裏邊請安置罷。叫了幾聲。不見答應。便將自己的袍子脫下來。蓋在他父親身上。含着悲聲說道。爸爸。這是孩兒末次給父親蓋衣服的了。下次孩兒也不能再給父親蓋衣服。但是不知孩兒去後。有誰服侍父親呢。嘆了一口氣。回轉身來。忽見那小桌上有一枝手鎗。就啓了他短見之心。重申點點頭。自忖有死所矣。便將手鎗拿在手裏。無意中回過頭來。瞥見生母的照片掛在壁上。便大聲叫道。母親。母親棄兒長逝。家庭之間便釀出這種慘劇來。孩兒受這樣的冤枉。母親在天之靈。也知道麼。孩兒是不得不死的了。請母親稍待。孩兒就來。孩兒馬上就來了。回過頭來。又自言自語道。梅仙梅仙。我現在是要和同你永別的了。本來想同你再會一

面。恐怕你要傷心。不知悲慘到怎麼地步呢。梅仙。梅仙。你應該要原諒我。並不是我心硬。實在是出不得已的。正要舉鎗自擊。忽然門推了開來。叫道。哥哥。我各處都尋到得了。怎麼你在這裏。我端了一盃茶在這裏。請你喝了罷。重申看見梅仙進來。極力的把悲容鎮定了。強作歡顏。但是啼痕波瀾。終掩不住的。梅仙忙拿手帕兒給他拭臉。問道。哥哥爲何這樣傷心。重申道。你怎麼會曉得呢。梅仙道。我猜到了。莫非爲那藥酒的事嗎。如果爲這件事。把心可以放寬些。爸爸那時候因爲酒醉。所以一時氣憤把你申斥了幾句。等到酒醒氣和之後。再去表明白了。那就沒有事。重申道。你那里知道。就是等爸爸酒醒之後。去表明我的苦衷。爸爸如果不信我。總是一死。即使爸爸信了我的說話。他一定要把庶母逐出的。庶母是爸爸心愛。一旦爲我而捐棄爸爸的心愛。我平時既不能

孝順。我何忍爲我一人而捐棄爸爸的心愛。豈非使我罪上加罪麼。梅仙道。爸爸如果一定不相信。倒不如出洋去留學幾年。重申道。那更加不行了。天下那有無父之國。我既然爲父親所不容。社會上那有安身之地。世界雖大。却難立足。況且現在中國人在外國的。大半被外國人所輕薄。則我更不願惜一人的身命。因之辱及國體。梅仙就抱住了重申。哭道。哥哥死了。教我依靠誰呢。重申便道。願了孝便願不得情了。順手就將他一推。梅仙站不穩腳。一交跌了下去。只聽得轟的一聲。烟霧瀰漫。重申也倒在地下。手裏尙緊緊的握着手槍。護兵僕役等聞聲都趕了來。小桃紅也跑到了。看見重申死在地上。便假號數聲。卽吩咐僕人將尸首搬到外面收斂。省得老爺醒來。更加生氣。老爺身體是要緊的。況且老爺已經將他攆出去的了。其中有個老護兵叫黃勝的。便道。少爺的

身體也是要緊的。但是總不敢拘違。只得含淚吞聲的將他抬了出去。却說梅仙自從重申死後。如同青天裡下了一個霹靂。驀地裡把他們一對鴛鴦打散。朝夕相思。把神經的作用。都失了常度。漸漸成了一個癡疾。終日胡言亂語。叫不絕口的哥哥。後來伯良問及重申。小桃紅說已經罹着急症死了。伯良聽了。悔恨傷感。從此悶悶不樂。一日傍晚伯良獨自在花園裏散步。行行重行行。便在那鐵椅上坐了下來。嘆了一口。想道我因一時之憤。把重申攆了出去。但是不知他現在流落在那裡。我心裏酸痛已極。養了這模大的兒子。十八年的恩愛就此斷了嗎。重申重申。你也太狠心了。竟然一去不來。連這點兒也不能原諒我嗎。想到這裡。不知不覺的哭了出來。神經疲倦。便躺在椅上沉沉睡熟。忽然看見重申含着淚。披散頭髮。血跡模糊。跑在他面前哭。伯良也不覺放聲大

哭。正要撲上前去抱住他。覺得有人把自己的身子抱住了。伯良連忙揉了一揉眼睛。回顧時。只見是梅仙。穿着一襲白色的衣服。手裏拿着一朵鮮紅的花。對伯良狂叫道。哥哥。你害得我好苦呀。哥哥。你怎麼在這裏。哥哥。你別去了。我和你一起去罷。伯良忙把身體摔脫了。叫道。梅仙。梅仙。你怎麼樣了。我不是哥哥。你還認得我嗎。咳。你的哥哥你也一輩子尋不着的了。重申重申。你雖忍心拋得下老父。然而這個媳婦兒你也忍心拋得下麼。梅仙。梅仙。爸爸害了你了。梅仙那時候直奔葡萄架邊走去。唱道。花開。花開。花落。年年。去。人在。不復。回。三更。杜鵑啼月之聲。聞之令人迴腸作寸斷矣。忽而又叫道。哥哥來了嗎。你爲什麼儘管躲着同我要呢。聲音淒慘。雖然鐵石人聞之。也要不知不覺一陣酸心。淌下淚來。況且這種可憐可悲的景象。印在他的阿翁眼睛裏。叫他那得不傷心呢。

伯良忙叫李媽媽扶了梅仙進去。說道你好生伺候着小姐。他頭上的熱度是高得不得了。快去請個大夫來診診脈看。伯良便跟了出來。在書房內間坐着。默想方才花園裏那個夢。究竟是凶是吉。據小桃紅說重申是害急症死在家裏的。樞靈停厝在河南會館。但是離我做生日那天。到今朝共總祇有三天。如果他被我攆了出去。在外邊害病死的。何以府裏曉得這樣快。如果是死在府裏的。怎麼我一些兒風雨都沒有呢。況且方才夢裏那個樣子不像是好死。今日中國大局紊亂如麻。聞達是不想了。已不能夠在家裏快快活活的過日子。消遣那無情的歲月。孰知家門又多不幸。悼亡哭兒老淚也哭得乾了。人生到此。還有什麼樂趣呢。心緒懊惱非常。忽然當差的進來告道。王大夫來了。伯良便讓進來。寒暄幾句。就吩咐李媽媽將小姐扶到書房裏來。診治。王大夫把了

脈拿了聽筒聽了心臟肺葉震聲。便對伯良說道。這位小姐並沒有別的病。大約是思想過度。神經受損。小腦發炎。最忌是煩腦驚喧。在府上是不甚相宜。不如到敝院裏去休養幾個月。等到慢慢的復原。再回府好了。伯良道。那麼也好。但是諸多費心。種種拜託了。醫院裏要人服伺。這裏派人去好了。大夫道。那可以不必。敝院有看護婦照應。多了外人。倒覺不便。伯良道。既然如此。就這樣罷。便吩咐當差的雇了一乘轎子。送梅先到醫院裏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老僕忠誠陳大義 姦夫僥倖逃餘生

重申死後。合府上下的僕人。沒有一個不可惜他。沒有一個不代他抱一口冤氣。太息痛恨。揮幾點眼淚。哭他幾聲。就中黃勝。黃利。二人平日子小桃紅和李



簡齋的踪跡。早已被他們覷破。所以此次重申之死。都猜着是小桃紅的詭計。皆有候着時機。替幼主報仇的意思。梅仙到醫院去的第二日。伯良異常煩悶。便喚了黃勝進來。問他重申的死狀。黃勝就含着眼淚。悽悽楚楚的將重申的死狀述了一遍。說道那時老爺正在黑恬鄉裏做好夢呢。我本來想驚醒老爺。商量商量少爺的後事。無奈被姨太止住了。說道老爺醒了是更加生氣。所以老奴不敢的。伯良喟然長歎道。重申重申。老父有負你了。咳你給我蓋衣服。我那里知道。你死在我面前。我尙且不能見一見你的面呢。說罷不由得放聲大慟。黃勝百般的勸慰。方才住了。伯良又問道。黃勝照你的見解論起來。這藥酒的事。究竟是誰的主意呢。現在阿巧已經好了。問他當時怎麼一回事。他說喝了酒便覺得暈了過去。想起來大約是蒙汗酒。但是這藥是誰安在裏邊的。重

申的死。我也明白。無非要表明他的心跡。這樣說起來。這藥既然不是重申安的。難道買來就有的不成。黃勝忍不住的說道。其中底蘊。老奴都曉得。但是老爺如果信我的話。就容老奴上稟。如果老爺不信的。老奴也就不稟了。伯良道。則要言語確實。有憑有據。沒有不信的道理。黃勝道。那日天將晚的時候。老奴剛要將花園曬的豆去收進來。忽然聽見軒子裏唧唧噥噥的人聲音。初以爲是府裏的僕人。在那裏做那狗男女的勾當。所以在紙窗上挖了一個洞。望裏邊張了一張。老爺猜猜看。裏邊是誰。裏邊就是老爺最心愛的姨太。和一個老奴不認識的男子。幹那個沒廉恥的事呢。大約這回藥酒的事。就是那姦夫的主意了。要把老爺睡熟。他們兩個就可以捲一片逃了。伯良怒道。胡說。堵嘴。你倒要拿老爺來開玩笑嗎。黃勝便道。老爺這個事。是的確不磨真的。我遇見也

不止一次了。合府上下的人。有誰不知。如果老奴冤枉了姨太。老奴情願粉身碎骨。伯良說道。然則你有確實的憑據沒有。黃勝道。請老爺先到房裏去留住姨太。到晚上老奴就可以拿憑據給老爺呢。伯良道。如沒有憑據。怎麼說法。黃勝道。老奴情願死。伯良道。那麼我就等你的憑據來。說着到臥房裏去了。黃勝就約了黃利。預備晚上到花園去捉住李簡齋。到了上燈的時候。兩個人都備了防身的傢伙。躡匿在假山後面。等到半天。天已大黑了。忽聽見撲通一聲。牆外飛了一塊石子進來。黃勝便拍了幾下掌。瞥見一個黑影子從牆上跳下來。黃勝黃利就撲上去要擒住他。孰知那人的膂力甚大。黃勝黃利不能近身。厮鬪了大約有一點鐘之久。黃利趁那人一個不防備。使了一個金剛掃地。便把他要倒。黃勝也擁上來。揪住他的身體。黃利又從口袋裏拿出繩子。縛住他。

的手足。黃勝道。你是什麼人。這時候到花園裏來做什麼。快快從實說來。免得我動手。那人倔强道。老子要來就來。要去就去。誰敢管老子。說罷就想掙扎。黃勝黃利憤不作聲。拿拳頭使足了勁。如下雨的在他背脊上打下來。那人熬不住的叫了出來。好痛呀。黃勝道。你既然曉得痛。快快招了。還算你的造化。不然我和你拚個誰死誰活。隨你有天大的本領也逃不出這個花園。那人道。老子招就招了。怕什麼呢。黃利就留住黃勝守住那人自己一溜烟的進去。端了筆墨紙硯來。黃勝就遞了一張紙一枝筆。說道。你請下一伏辯來。那人道。老子不做賊。寫什麼伏辯呢。黃勝道。我要你寫。你敢不寫麼。那人搖着頭。嘆了一口氣。拊着胸脯道。橫豎沒有死的道理。招了有什麼大不得了呢。老子招也。你們好生伺候着。便寫道。

立伏辯人李簡齋。老子是做官的。從小不務正業。祖產蕩盡。自在窩子裏認識小桃紅。一生喫着都靠着他。小桃紅嫁了王府。我就跟他到這府裡來。沒錢使用的時候。便問他要幾個錢用用。暗去暗來。都在這花園裡聚會。算起也不止數十次的事。前兒忽然被重申撞見了。險些兒把我的魂靈都嚇散。我便躲了開去。暗想道。今朝被他看見。包不住他要到父親面前去挑唆的。這麼我們的性命還有嗎。所以我想了一條好計策。預備同小桃紅做長久的夫妻。第二日。我就買了一瓶的蒙汗藥。教小桃紅如法泡製。事體如果成了。我們就捲了些細軟。桃之天天。到天的盡頭。去過那快活的日子。如果事體不成。情節敗露了。便可將這個禍水。嫁於重申。但是這個藥交給了小桃紅。已經四五日的了。並沒見有什麼動靜。心裏疑訝之極。所以來走一趟。

打聽打聽虛實。究竟是什麼。不料跳進花園。就碰見這兩隻老虎把我捉住了。事體已經鬧到這個地步。也是天命。我也沒有法子。寫這張伏辯。下次總不再來了。如果不改。今生被狗咬死。來生變雞變鴨。

年 月 日

立伏辯人李簡齋押

李簡齋寫完。黃勝遞過來一看。說道。你爲什麼不着押。快點蓋個手印在上面。李簡齋把羅紋塗了墨。蓋上了。黃利也拿着燈。攆在黃勝的後面。看這張伏辯。李簡齋趁他們不防備的時候。一蹉躍過了矮牆。叫道。老子去也。你們奈得我何。黃勝看見。也沒有法子。便嘆了一口氣。說道。造化了他。方欲收拾收拾器件進來。回顧頭來。只看見伯良帶了指揮刀。站在園門口。問道。夜已深了。你們還在這裡鬧些什麼。黃勝道。老爺老奴拿到了憑據了。請老爺瞧一瞧。黃勝就掌

燈照看伯良。伯良一看便咬牙切齒頓足大聲的說道。殺去。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王伯良憤殺淫婦 何會長義激故人

却說伯良拿了這張服辯。直奔到小桃紅房裏來。這時候小桃紅正和衣假睡在牀上。一面帳子是放下的大凡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當時伯良目睹他這個景象。暗想道。他倒逍遙自在。若無其事的睡着了。由不得伯良憤火中燒。揭開帳子大聲叫道。桃紅桃紅。醒轉來。我問你話。小桃紅聽見伯良叫他。馬上醒了坐起來。伯良便道。哼哼你做得好事。你做得好事。卽把李簡齋所寫的那張伏辯。擲在他面前。道你自己去看罷。小桃紅道。有話儘管可以說。爲何這樣的大驚小怪。也犯不着生這樣的氣。順便就把那張紙拾了起來。看了一看。倒

從容不迫的說道。我以為怎樣大不得了的事。却原來爲着這些些兒的事。一邊說一邊就坐了下罷。又續道我們窩子裏的人早三暮四。本來是沒有清白人的。姘幾個相好。也是常事。也不是我一個人作出來的。你既然曉得我有這一個事。不妨大家分開了手。各自走各自的路去。我不信你還會得討一個比我賢惠的窩姐不成。伯良大怒拍着桌子喝道。你這個賤人好利嘴。我是化幾千兩銀子買你來。佐我中饋。扶持家門的。孰知你是個狼心狗肺的賤人。小桃紅便涎着臉。走了伯良面前。啞了一聲。說道你這話更說錯了。化幾千兩銀子。買得到我的人。是買不得我的心。世界上多少男子。化了許多銀子買姬取妾。其實何嘗買得到一個心回去呢。所以心是要愛情買的。那銅臭貨有什麼希罕。你道我就要走嗎。哼哼天底下那有這樣容易的事。要我走。除非還欲給我二



千兩銀子。賠償我這幾年不做生意的損失。伯良大怒道。賤人什麼話。真正豈有此理。除非把你殺了。方才曉得我的利害。小桃紅見伯良發了真怒。倒害怕起來。跪在地下。抱住伯良哭道。我是說玩的。你何苦動真火。把身體氣壞了。我們二年的恩愛。豈難道就一旦斷絕了嗎。你是個有情的男子。何忍出此呢。伯良見此情形。漸漸將氣有點兒平下來。低著頭儘管的嘆氣。後來兜底上下的。一想。重申死了。梅仙痴了。家庭的景况。弄到這淒涼。一點兒樂趣都沒有。推原。罪首皆是爲了小桃紅一個人。於是重新把那憤火提了起來。順手將小桃紅一推。小桃紅就撒痴撒嬌的去。躺在牀上哭。伯良就跑到伯良牀面前去。和他說道。賤人賤人。自從你進了我王府裡的門來。瞞着我幹那賤人的勾當。不算算。還要設計害我。弄得我兒子死了。媳婦兒痴了。賤人賤人。你是罪上加罪的。

罪人了。如果留你在世界上。不知還要害多少人哩。我現在殺你。是要使你明白。一則爲我兒子重申報仇。二則要救未來的重申。重申重申。我當時不聽何三山先生的話。到現在家破人亡。雖然你這口怨氣。也可以出了。我也就要來了。你可以路上候着我呢。說時就拿刀拔出了鞘。奔到小桃紅面前。揪住小桃紅的胸口。說道現在是要對你不起的了。說時遲那時快。只見血花飛濺。一個花朵美貌。蛇蝎心腸的小桃紅。早已一縷香魂。飛向枉死城中去矣。伯良就把李簡齋的這張伏辯燒了。擲在小桃紅頭邊。說道這就是你的刀頭紙了。我不願意你死了。再把你的壞名遺留在世界上。說罷就將帳子放了下來。喚阿巧進來。說你去看看姨太睡醒了沒有。阿巧揭開帳叫了幾聲。不見答應。就近一看。則見血跡模糊。手足冰冷。不由得放聲大哭。伯良忙止住不許哭。快去傳合

府上下的僕人來。再叫黃勝去請了何三山老爺來。等了一回黃勝回來了。說何老爺馬上就來。伯良於是當衆人的面。說道。少爺死的原因。大家都已明白了。現在小桃紅已經被我殺死了。一家人家弄得這般模樣。活了還有什麼樂趣。咳我……說到這個字。房門忽然開了。岸然道貌的何三山先生來了。說道。伯翁叫小弟來。有何見教。伯良嘆了一口氣道。我當時不聽老哥的話。現在是真正慚愧見故人了。便把小桃紅進門後。如何與李簡齋通姦。及設計害伯良。陷重申於死地的話述了一遍。繼着說道。我現在已經把他殺死了。然而殺人者死。但是爲他而死。不若自己死。況且我的兒子已經死了。媳婦也痴了。家庭蕭條。生趣全無。王家的宗嗣也爲我一人而斬絕。不死何以贖罪。所以我請老哥來。商量拜託的事。梅仙現在還在醫院。如果將來病痊癒了。還要拜託老

哥撫養的。至於這阿巧。請老哥作主把他配一家親事。許了出去。我這里所有的財產也請老哥掌管了罷。老哥我是要永別的了。何三山正襟莊容的說道。請伯翁忍死須臾。讓兄弟說了幾句話。再死不遲。伯翁你的意思。以為令郎已經死了。梅仙也痴。活在世上沒趣。倒不如死了干淨。但是天既生人。一定是有一個用處。流芳百世。遺臭萬年。皆在人之自爲。聖賢豪傑。豈異人的。不過能夠在生死關頭。辨得明參得透耳。自古道。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可以死的時候。一刻兒也不能偷生的。不能死的時候。一定是不能死的。伯翁現在一死。何以見先人在天之靈。何以報上天好生之德。大男兒不能烈烈轟轟做一場。甘與草木同腐。要想贖罪。倒反罪上加罪呢。百年之後。恐怕人家只曉得王伯良是爲婦人而死的。伯翁伯翁。志氣太短了。大丈夫好男兒。固當如是嗎。伯良道。

老哥句句都是金玉之言。鄙人的茅塞頓開了。但是我現在進退爲難。如何是好呢。何三山道。你本是個武職出身。兼之現在又無家無累的了。正可以爲國家出些力。而今日中國正多難之秋。蒙匪日益猖獗。不如請命邊陲。立那汗馬的功勞。燕然勒石。不讓古人專美於前。伯翁那方才是真正的死法呢。至於府上一切事情。小弟是應當盡力的。請你儘管放心。伯良道。老哥的教言。是終身不敢忘。家裏一切事。總須煩勞老哥了。說着便把衣服脫了下來。換了軍裝。提了指揮刀。叫黃勝黃利去預備行裝。黃勝黃利便跪了下來。齊唱道。小的們跟隨老爺多年了。老爺的恩典。是一刻也不能忘的。今日老爺出去打仗。剩小的們在家裏。小的們那里忍心。讓老爺一個人走那萬里長程呢。小的們併且是無家可歸的了。所以情願服侍老爺一路而去。如果老爺不能俯如所請。則小

的們情願立刻死在老爺的面前。伯良道。本來我也那里捨得你們。當初以爲你們是不肯去的。所以沒有同你們說。現在既然如此說。最好的了。我們一同去罷。當晚主僕三人。辭別了何三山。就束裝道途。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何三山正言被逐 梁玉如落拓喪生

却說李簡齋寫了伏辯出來。後來又打聽得伯良已將小桃紅殺了。深恐禍將及已。便一天到晚的匿在一家妓院內。妓女的名字叫賽韓妃。通曉詩書。深明大義。見他志氣頹唐。神色沮喪。便和他道。我輩天生女子。已經可憐了。何堪再溷落風塵。自嘆命薄。也沒有法子。像君輩男子。亦甘闕焉無聞的虛度一世。可惜不可惜呢。況且你悔過前非。正當革面洗心。從新做一番事業。你既然是軍

功的後裔。何不趁這邊陞多事之秋。爲國家出些力。也可以將功贖罪。不失爲大丈夫。簡齋被賽韓妃。這樣一說。也就從戎去了。按住不題。且說梁玉如自幫着伯良辦軍裝。娶小桃紅。從中上下其手。弄了許多金錢。厥後又做他的本行。不上一年的光景。狠騙些錢。於是儼然一個富家翁。無奈玉如這人。貪心未已。惡貫未滿。竟把那些非義之財。開了一家洋貨店。又拿了二千塊錢。押在某洋行。充當一個買辦。專做那軍裝生意。在他之意。原欲藉此發一宗大財。真真事有湊巧。適王伯良之部下軍需官胡用。奉委來上海採辦軍裝。因此人係個初到上海之人。各項情形。均不熟悉。一刻時不敢去購定軍裝。欲想打聽那家洋行價錢公道。又探不出來。過了兩天。乃欲往洋貨店買點貨物。隨跡而走。恰好正走入玉如所開店中去了。各項零星物件。通共買了十幾塊洋錢的數目。因

零星物件過多。不便携提。店夥黃貢三。遂幫他作爲一包。正在包物之時。胡用忽向貢三問道。你們這裏的洋行。那家軍裝生意做得頂大。貢三聽他問起軍裝生意。知是一個辦軍裝之人。欲想到老板面前討點好。此亦常情。乃向胡用答道。我們這裏。是烏利洋行的軍械生意頂大。貴客莫非是來上海辦軍裝麼。胡用道。正是。貢三道。這就最好。烏利洋行的買辦。就是我的東家。貴客如果要辦軍裝。我當介紹到敝東處。代爾一辦。定要比別家格外克己一點。但不知貴客之意何如。胡用聽得滿心歡喜。卽刻提了所買之物。同那黃貢三往烏利洋行去見那梁玉如。玉如胡用三人見了面。問答數語。知是購買軍裝之人。遂愈加歡迎。旋卽將價目說妥。寫了一張定單。胡用隨在身邊。取出一張三千兩的銀票。交付玉如。約定兩禮拜交貨。胡用黃貢三執了定單。遂一同出去。到了兩



禮拜之期。胡用帶了銀子。往烏利洋行。找清賬目。卽行取回軍裝。往邊陲回去。按住不題。却說慈善會會長何三山。自勸救王伯良勿自戕害。令其從戎後。三山見伯良已去。亦復回上海而來。到了上海後。忽想起伯良一戶人家。弄得如此下場。心中甚是難過。一面暗暗嘆道。伯良這人。雖是應該如此。若不娶小桃紅爲妾。斷不會弄得家敗人亡。又暗暗罵道。若無梁玉如之穿針引線。伯良又怎麼能夠娶小桃紅呢。如此看來。玉如實伯良第一個仇人。近來伯良家中之事。不知他曉得否。如若不曉。我當說與他聽聽。一來使他聽得有些難過。二來使他聽了有點警戒心。豈不甚好。遂一直走到烏利洋行。與梁玉如相見。見面之後。寒暄了幾句。三山卽向玉如言道。玉如兄。你可曉得王伯良家中之事麼。玉如答道。不曉得。請問何先生。伯良家中有什麼事呢。莫非小桃紅在家中吵

鬧否。三山答道。事正是小桃紅之事。但是說出口來。恐兄台聽得亦要咋舌不巳。遂將桃紅如何被殺。重申如何自死。梅仙如何成痴。伯良孤身從軍。說了一番。玉如聽得心中已是喪胆落魄。口中猶佯作譎語曰。何先生有所不知。伯良這人理該受此報應。三山道。是何緣故呢。玉如道。家中有偌大兒女。還要娶什麼小老婆。這叫做自討苦吃。三山聽得此話。心中大抱不平。乃作色而言曰。玉如兄此話不是這樣說法。玉如道。怎樣說法呢。三山道。難道討小老婆的。個個是討苦吃嗎。依我說來。王伯良家庭之慘禍。純是你一人的禍根。玉如道。怎麼是我的禍根呢。三山道。怎麼是你的禍根。想伯良當初來上海之時。何等謹慎。我向他籌捐。他都不肯寫。後被你引到堂子裏面去頑。始把他弄得七顛八倒。就是娶小桃紅做小老婆。全是你一人穿針引線。小桃紅不嫁他。他家中斷不

致敗得如此之快。且娶小桃紅之時。你問問心看。賺了人家多少錢呢。可憐他一戶人家。現在弄得精光。你心中忍否。我剛纔與你所說諸話。只要有點良心之人。聽了無不代爲惋惜。不料你竟出此忍心害理之言。令人聽得生厭。我已曉得你現已發了大財。已是忘却本來面目。以爲人力可以勝天。依我說來。不如捐點銀錢。到慈善會內。養養那些貧民。做點好事罷。切不可學伯良。一錢如命。一毛不拔。卒致人死財盡。暮景堪憐。惹人笑罵。玉如聽了這些言語。一時怒髮衝冠。拍案大罵曰。你這老東西。我原以爲你是一個好人。故加意招待。難道你來到此處。是來敲我的竹槓麼。你要把眼睛睜開看看。我不比伯良。敲竹槓是一定敲不到的。俗語說道。口裏仁義道德。心中男盜女娼。你這般人。那一個不是借那慈善名目。到處去騙錢。修那五臟廟麼。說畢。卽喚僕人汪茂。將三山

逐出門去。三山見他如此野蠻，亦不與他計較。遂悻悻然走回自己家中而去。這裏玉如猶啾啾不休，說了一頓混帳。王八旦始住了口。日月如梭，倏倏已逾數月。正值年底之時，商場大小店鋪，循例歸結往來賬目。原來玉如這家洋貨店，外面雖好，內容甚是危險。因玉如自充了烏利洋行買辦後，非常闊綽，裝成一股富家樣子。店中一切事情，概付之他人經理。店中諸夥友，見東家素不來店，遂通同舞弊，各飽私囊。花天酒地，任情揮霍。到了臘月二十八九幾天，各來往商店，概向玉如店中追討款項。經理店事之人，見勢不佳，遂一溜烟跑了。弄得玉如無法可施，急得面如土色。迨後再三安頓，各債主始去。到了明年正月，竟告破產。始得將各債款理清。玉如受此影響後，烏利洋行之買辦事業，一概被洋東取消。自是玉如始懊惱萬分，愧悔莫及。所謂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強中

更有強中手。惡人須用惡人磨。卽玉如之謂也。玉如經此失敗後。日用飲食。常有欠缺之虞。時時想及當買辦時何等闊綽。今日弄得如此落泊。又氣又憤。又羞又怨。說又說不出口。真是難以爲情。不久。竟一命嗚呼。向鬼門關投到去了。此乃惡因惡果。惡人之事。於此告終。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九回

剛與盧醫初作別

又借教士涉重洋

却說梅仙自見未婚夫重申自盡後。痛哭過甚。遂成痴。請醫生醫了許久。終未有效。後復伯良殺死小桃紅。將家事託之何三山照管。梅仙猶在狂昏之中。那裏曉得呢。伯良去後。三山卽將他送入上海醫院醫治。於是飲食有度。看護週到。梅仙雖是瘋七癲八之人。到了醫院。已覺好了一點。流光迅近。光陰如梭。不過一年。梅仙之病。忽霍然若失。病好之後。詢問往事。已如夢中初醒。迨何三

山來。見梅仙病痊。心甚愉快。梅仙忽向三山問及家事。欲三山帶其回去。三山聽了後。即答道。小姑娘你家之事。我不說明白。諒你不必曉得。自你夫重申死後。家中之事。由那小老婆任所欲爲。李簡齋往來爾家尤密。一日不知何如。被護兵執着。逼其作伏辯。又不知如何被他走脫。此事旋爲爾爸爸伯良所知。一時氣得難過。遂將小老婆小桃紅殺死。殺死之後。乃招我到爾家去。將所有財產一概家事託我照應。說了諸事以後。竟提刀自盡。我見他如此情形。急忙阻止。經我勸慰一番。激厲一番。他始改變計策。往邊陲從軍去了。臨去之時。我已再三撫慰他。不要過于憂慮。自出外以來。已接到他回信幾次。說仍在塞外統兵。平安清吉。要我不必記念。惟近數月未曾接他函札。不知現狀何如。諒亦無事。梅仙聽了此言。不覺哭起來了。爲何哭起來呢。內中有兩個極大緣故。一來

家中遭此慘變。衰翁又從事遠征。二來夫婿已亡。終身無主。無家可歸。真是前顧茫茫。晚景堪憐。鉄石人處此境遇。亦必傷心流淚。况梅仙這女子。既爲聰明伶俐。又是多情種子。其何以堪。閱者諸君。以爲梅仙自後作何計較呢。在尋常女子言之。爲梅仙者。或作懸梁自縊之舉。到枉死城中。尋那重申。結未了姻緣。或學祝髮爲尼之行。向彼清靜寂滅門中。頂禮三寶。修修來世。以上種種。梅仙皆不願爲之。其所欲爲者。實非尋常女子所可做到。作者說與諸君一聽。諸君亦必同聲贊美曰。此計甚好。原來梅仙在醫院治病之時。一切看護婦。均係西人。此等婦女。爲基督教徒。皆具有慈善心腸。起初病勢沉重時。梅仙自初不知其看護殷勤。厥後病勢漸漸稍鬆。遂覺此種婦女。殆有一種天地好生之心。一面感激他們不既。一面想着自己身世之苦。亦有願致力慈善事業之意。故聽

了何三山諸話以後。遂決計從事慈事業。向三山哭道。老先生。你這樣的人。世上真是難得。但小女子有一句話。說出口來。務要老先生答應。三山道。你有話。僅管說。做得到的事。我無有不肯幫忙之理。梅仙遂將願從事慈善事業之言。告知三山聽了。滿口答應道。此事甚好。不過兩天。即介紹梅仙入基督教奉教去了。梅仙自入了教會以後。專志經典。誠意作事。真是心口一致。教中之人都稱道之。現爲人和藹可親。與物無忤。尤能使人歡喜。西教士某。最器重之。梅仙住在教會內。每天除誦經講經外。不做他事。弄得心地狠光明了。將一切煩惱。概行拋去。到也安適。不知不覺。竟過了許多日子。一日午餐以後。西教士某。忽向梅仙言曰。梅仙女士。鄙人昨接本國教會之函。催促我即速回國。赴紀念大會。會務告竣。鄙人擬往美利堅遊歷一次。作別在邇。故特向女士告知。教會中



人。惟女士對我感情甚深。但回海上之期。一刻時不能確定。自後重洋萬里。天各一方。叫我怎樣放了下懷呢。梅仙聽了西教士之言。忽提起他的游歷心事。來了。即問道。先生此去。先到那裏停旌呢。教士道。此回回國。當先到倫敦。由倫敦再往歐洲各國。歐洲游遍。再赴美洲。此乃一定起程。惟時日長短。則不能限定。梅仙道。但不知要多少洋錢。始能敷用呢。教士道。旅費雖然甚鉅。但我們教會中人。可不須要多錢。各項旅費。均由各處教會供給。僅須帶幾百元洋錢。作零用費足了。梅仙聽了。後停過片刻。想了一頓。又問道。我亦想與先生同行。一來可以增長閱歷。二來欲考察各種慈善事業。不知先生肯許我同行否。教士聽了梅仙亦欲同去。心中不覺歡喜非常。連忙答道。好極好極。原來教士此回赴歐同行。少伴。欲找一個人偕去。又鮮合意之人。特地來告訴梅仙。不意梅仙

竟先說出來願與他偕去。正合他心中之想。那有不答應之理。于是二人遂擇定禮拜一日午前十二句鐘動身。商議妥後。梅仙即喚人去請那何三山來面晤一切。不一刻。三山來到。見過面說了幾句閑話。梅仙遂將同西教士赴歐美遊歷之事告訴他。並請他籌撥洋錢數百元爲旅費。三山聽過此言。心中狠是忻愉。自然極端贊成。籌撥旅費亦滿口許可。說畢。遂辭出回家而去。到了禮拜一那一日。未敲十點鐘。三山即攜了數百塊洋錢。並有幾件食物。緩緩而來。與梅仙見過了面。即將洋錢交梅仙收好。又將食物呈上。梅仙本不敢受他食物。因見三山待他如已女一般。來意十分殷勤。只得將食物收下。道謝一番。不過許久。見壁上時計已敲了十一下。忽西教士倩人來要梅仙將行李搬至他那裏去。以便即時同行。梅仙聽了這語。立刻喚挑夫將行李搬至西教士處結伴。

自己則偕却三山一路而行。迨待至西教士處。西教士已豫備起行。見梅仙來了。遂一同而行。出了教會大門。各各乘了橡皮輪車。往黃浦灘而去。行至江岸。見那江海關的大鐘。剛敲十一下半。距開輪之時。尚有半點鐘之久。西教士梅仙二人。將行李收拾停妥。復登岸與三山及送行之人敘談了一番。三山則再三叮囑梅仙。好生珍重。切不要記念家中。梅仙答道。唯唯。話猶未終。那江海關的鐘。叮噹叮噹。敲了十二下了。那小輪上的汽笛。嗚咽一聲。各搭客均踴躍登輪。未一杪鐘。輪機開動。該小輪遂直往吳淞而去。那些送行之人。個個在碼頭上脫帽舉手。與輪船上諸人表示歡送之意。輪船上人。亦各各舉手揚帕。行回答禮。直至彼此不相看見。始行罷休。三山見梅仙之船已開遠了。不復眺見。遂亦回到孤兒院而去。這邊梅仙那隻小輪。駛至吳淞。改換了大輪。一直往倫

敦而行。到了倫敦。辦過了紀念會。西教士梅仙二人。遂結伴游歷歐美而去。按住不題。且說王伯良自被何三山勸救後。即奮志從戎。藉圖晚蓋。即出門而去。欲知其出門以後何如情節。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回 正欲立功圖晚蓋 偏逢禍變死異鄉

却說王伯良出門之後。雖欲從軍。原無一定去向。到了上海。暫住數天。終日住在旅館。未出大門一步。就是梁玉如處。亦未去見他。因鑒于上次在上海亂遊。亂蕩。娶得一個禍水小桃紅回家。弄得現在如此收場。已是懊惱萬分。閑坐無聊。乃買了幾份報紙。看看消遣。忽見報上載有蒙古倡亂消息。蒙古一帶之軍官。無人願做。不覺引起他的官興來了。遂暗暗想了一頓。竟歡喜起來了。以爲此個機會。正合我的用處。況且那裏軍界人物。多係舊好。我若肯去。一定要佔

一個重要位置。主意已定。遂即日收拾行李。往蒙古而去。走了半個月工夫。到了蒙古。留住兩天。即往各軍務處一訪。果然同志很多。恰好正值軍務吃緊之時。需才孔亟。各同志均知伯良這人有胆有識。治軍有方。嘗身先士卒。不避艱難。不畏險阻。故得多數人聯名薦他。可俾大任。聲望素著。因此軍界諸人。皆欽佩他不已。不過一二月。即下了一道上諭。令他帶領陸軍五營。盡心邊事等語。伯良接了這電。心中十分歡喜。自領軍以後。幸無有重大軍事發生。不過有少數匪徒。從中勾結。均一一覺察。嚴行拿辦。不意過了半月之久。蒙人竟更加猖厥起來。藉口中央已毀孔教。將要波及佛教。一倡百和。幾致全蒙一體附和。一般喇嘛教徒尤甚。伯良見勢不佳。即撥動軍隊與蒙人開仗。可憐那些蒙人。死于槍彈砲雨之中者。不計其數。打了一仗後。風聲稍稍平靜。無奈潮流所趨。不

可挽回。愈激愈盛。獨立消息。終不能取消。蒙人雖愚。亦有點者。知兵力不足。戰勝駐防各軍隊。乃施其鬼蜮伎倆。以金錢作運動之媒介。此計一行。正中中國軍界之心理。不過兩天。各駐蒙軍隊。竟全體表示歡迎。無一個倡反對者。真是錢可通神。鬼能推磨。惟王伯良堅守唯一宗旨。不肯附和。部下軍士。雖有二三其心者。皆不敢明白表示。蓋由其平日治軍嚴明。不敢犯其鋒鏑。蒙人見伯良一軍獨行反對。甚是惱惡他。了不得。無奈伯良所統之兵。人數頗多。大可為蒙人之障礙。蒙人對之。又無敢如何。真是弄得敢怒而不敢言。如啞口吃黃蓮。究之伯良御兵雖嚴。其部下兵士。人品實多淆雜。旋為蒙人偵知其底蘊。故又以金錢暗暗運動。在蒙人之意。不欲其驟發。恐急則生變。反為不妥。起初僅運動一隊。繼則運動一營。厥後竟全體皆已運動。惟伯良一人。不及知曉。正擬定期

謀變。忽伯良下一命令。召集全體軍官。開軍事會議。不一刻全體軍官齊到客廳。首由伯良發言。宣布三條。告誡軍人。第一條不服從軍令者斬。第二條受人運動查有確據者斬。第三條贊成蒙古獨立者斬。各軍官見了以上三項條件。心中均暗暗惶恐異常。對於外面。又不敢提倡反對。只得同聲答道。軍長所提議諸條。均極端贊成。後又由伯良指出軍中積弊。演說了一番。各軍官均唯唯而退。伯良見諸人已去。亦退回營中而去。這邊各軍官聽了伯良提議這些條件。個個都有譁變之意。以為坐以待斃。不如挺而走險。各人回得營去。一告百。百告千。竟弄得全體知曉。又被這些軍官煽惑一翻。幾有立時譁變情形。僅有伯良及伯良身邊之護兵數人。尚在夢中。不及知覺。那謀變消息正在烘烈之時。忽有一人。聽得詳細清楚。竟輕輕跑至伯良那裏去報信了。恰好時正二更。

伯良尙未安宿。一人坐在房中啜茗。忽聞房門響然一聲走進來一人。其勢洶洶。哮喘不已。走近床榻面前。隨向伯良身邊跪下。伯良此時不覺吃了一驚。着眼一看。問道。你是誰。原來不是別人。就是他的仇人李簡齋。那人回道。我叫李簡齋。伯良急忙站起身來說道。你果真是李簡齋麼。我前次已曾饒你的狗命。怎麼你深夜走到此地來。是何緣故呢。你莫非耍行刺麼。欲想開口去叫護兵拿人的樣子。簡齋見此情形。迫不可待。急忙哭道。大人不必如此。小人此來。實有機密大事相告。非別有他意。如有歹意。豈能跪在此地之理。伯良聽了此言。始解釋疑團。遂叫簡齋站起來說話。原來簡齋被賽韓妃激厲一番。囑其從軍。幫國家盡點義務。不過數日。他即奔赴蒙古去了。他到蒙古之時。實在伯良之前。二人雖在一個軍隊內吃飯。從來未曾見過一面。然而李簡齋是曉得伯良



的。又不敢出首投見。終日鬱鬱。實是無可奈何。正在左思右想。想那個脫身法。則脫離虎口。想了許久。終想不出來。一日夜間。忽在同營某兵士處聚談。適聞各軍官商議謀變之事。不覺良心發現。遂向伯良處告知。此亦李簡齋爲人之好處。無奈伯良命運該死。不但不聽他之言。反把他罵了一頓。簡齋見伯良不見信于己。知不可救。又因譁變在卽。軍中秩序一亂。性命恐亦難保。縱能暫時苟全性命。附和亂軍。不久王師駕臨。不免有玉石俱焚之慮。終久難保全頭顱。與其負罪而死。不若保全名譽而死。主意已定。卽時跑出伯良房門。向自己營房自刎而死。這裏伯良在房中。那裏知道簡齋爲他而死。不一時。槍聲隆隆。人聲鼎沸。伯良心知有異。立時叫護兵出外一觀。詎護兵去後。槍聲尤大。愈逼愈近。一時倉卒不及。遂在壁上取下了佩刀。上了馬。往後面就跑。幸跑得尙快一

刻。倘稍緩須臾。立時要作斷頭鄉之鬼。伯良跑出營門後。迷離摸朔。不辨東西。幸是三五月夜之時。月光明亮。伯良一直向前亂奔。約走半點鐘之久。忽聞背後喊聲大起。殺氣連天。伯良知係部下謀變。兵士追蹤而至。一時嚇得無所措手足。東竄西鑽。始未被追兵趕及。殆走至一深林之中。已力疲氣喘。不能再進。乃往那一株柏樹旁。下了馬。席地而坐。斯時苟有叛兵追來。伯良必定束手待縛。其不被擒也。亦云幸矣。休憩了片刻。忽見一輪明月當空。照耀如同白日。伯良一人一馬。這廣漠平原一望無際的荒野裏。淒涼景象。其何以堪。大有騷兮騷兮。胡不逝之概。况又值羈留塞外。徧地荆棘。自身以外。無一個同患難之人。欲作北雁南飛。苦無兩翼之橫生。欲學勾踐沼吳。又鮮十年之生娶。真是欲進不能。欲退不可。前不見故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潛然而淚下。想了

一頓。愈覺難堪。回念苟聽簡齋之言。先事預防。尚可彌救于萬一。然計不出此。卒弄得野火燎原。不可收拾。自己亦無容身地。如此說去。不特上有負于國家。下且有負朋友。我這樣之人。難道還可在世界上做人麼。不如早死早超生。免得在世上貽人笑罵。主意已定。立刻抽出佩刀。將那柏樹上削了一片。又將左手中指一刺。一時血流不止。隨即用手指染血向樹上題了一詩。

匹馬平沙。顧影單朔。風砭骨夜。闌珊雲天。渺渺三千里。故國家山。何處看邊風。塞月有誰親。人到無家鬼作鄰。今日途窮。驢不逝。拚將白骨伴青燐。題畢。向頸下一揮。立時往閻羅殿上去。稟到去了。不一刻。追兵趕至。見統師已死。遂徘徊了一番。各回營而去。厥後諸謀變叛兵。經中央派兵來剿。誅戮了幾。個首犯。其餘附和諸人。概行赦免。蒙古旋亦取消獨立。東方兵事。暫告休息。作

者這一部家庭恩怨記小說亦於此告終。他若梅仙遊歷歐美回國後專意從事慈善事業。做了許多賑災救荒撫恤施藥的善事。鄰里鄉黨咸欽其節操。又贊其賢能焉。



# 家庭恩怨記跋言

恩○怨○記○實○一○家○庭○慘○劇○也○與○余○所○編○惡○家○庭○情○節○雖○不○相○同○然○其○可○為○家○庭○垂○  
戒○者○若○出○一○轍○海○上○新○劇○團○演○此○劇○已○如○司○空○見○慣○大○抵○皆○能○轉○社○會○之○歡○迎○  
第○各○舞○台○之○中○僅○演○自○伯○良○出○遊○起○至○殺○死○小○桃○紅○止○劇○中○人○名○均○屬○假○托○之○  
辭○惟○春○柳○純○指○為○實○事○且○加○排○續○本○演○來○尤○覺○精○采○其○中○如○玉○如○落○拓○殞○命○梅○  
仙○病○愈○出○洋○簡○齋○告○變○伯○良○自○殺○諸○幕○作○者○皆○具○有○深○意○存○焉○雖○為○節○外○生○枝○  
終○不○蹈○嚼○蠟○之○弊○此○續○本○所○以○成○為○佳○構○也○今○許○子○天○隨○將○此○劇○編○為○小○說○書○  
中○情○節○純○本○春○柳○之○意○無○有○更○動○措○辭○簡○潔○敘○事○翔○明○為○小○說○中○不○可○多○得○之○  
本○對○月○遺○懷○一○回○不○獨○作○者○下○筆○時○心○酸○足○冷○言○不○成○言○即○閱○者○讀○至○此○當○必○

家庭恩怨記

跋言

二

含○淚○帶○愁○掩○卷○太○息○果○劇○情○之○感○人○也○歟○抑○文○字○之○感○人○也○歟○不○得○而○知○願○讀○者○三○致○意○焉○

豐城陳治安譔

## 家庭恩怨記書餘

本書中人物皆依據同志會原本而作故與他劇場之情節不同姓名亦異如李簡齋（即魏雲樓）他劇場皆演被護兵所殺死而本書則仍予以自新之路爲國家戮力而死如何三山（即慈善會會長）各劇場所演皆曇華一現不復再見雖爲王伯良王伯強吝嗇爲賠襯之地位然究不能使觀者滿意而本書中之何三山爲重要人物諸如此類務求於不知劇情與真理相揆合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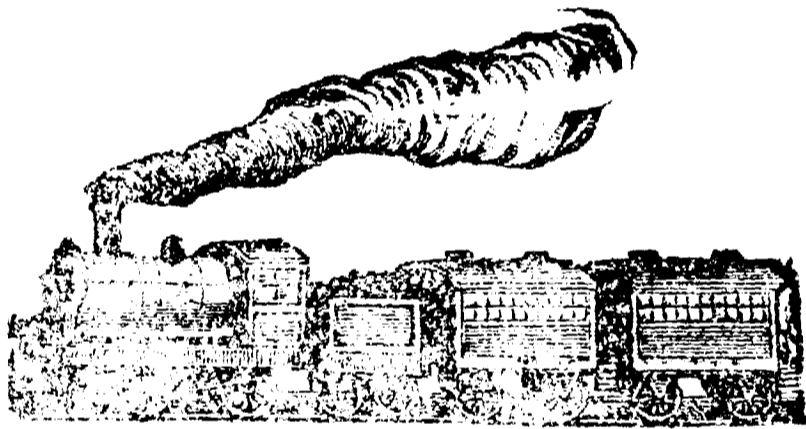
小桃紅置藥酒中被伯良窺破一幕小桃紅應語重申告伯良曰那天我在花園裏你的好兒子重申嘻皮揚臉的無緣無故的向我頭上一擦同我說庶母頭上有個蟲哩豈不是調戲我嗎此數語記者未曾補入祈閱者諒之

家庭恩怨記

書餘

二

書中情節因碍於小說體裁故與原本略有不同處但增減刪改總以不失真相為主 天隨自誌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

新劇小說家庭恩怨記

每部一冊定價大洋四角

版權所有 不准複製

著作許天隨

印刷者新劇小說社

總發行者新劇小說社

代發行者中華圖書館

新掃中華書社

代售處各大書局

外埠分售處

北京直隸書局  
富強齋  
文齋  
北洋書局  
文成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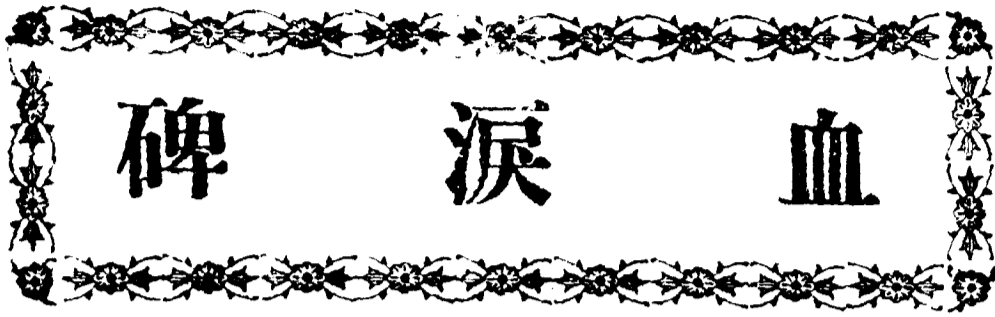
天津直隸書局  
萃文魁  
新華書局

漢口六藝書局  
昌明公司  
新學會社

蘇州文怡福記  
振新書局  
小說林  
各埠均有代售

# 新劇小說出版社出版廣告

哀情小說



血淚碑一戲為最  
 中最新劇海內  
 情新觀止惜顧  
 嘆為考其書無  
 之戲分檯排演  
 明且首不而無  
 見首不而無  
 窺全豹而無  
 亦不全而無  
 倩小能頭是  
 演成是編其  
 劇更如身入  
 劇恍如身入  
 劇矣故無論  
 閱小說者均  
 也編首并加  
 妝銅版數十  
 洋中四角○  
 ○○馬華圖○  
 閣書四局○  
 局均書局有  
 售外埠及各  
 大書房

## 新編各種小說預告

妻黨同惡報	顛倒鴛鴦	公子無緣	孝子尋親記	家庭革命記	破鏡重緣	馬介甫	險姻緣	薄命花	一女三姻	落花夢	寄生花
-------	------	------	-------	-------	------	-----	-----	-----	------	-----	-----

以上各種新劇編為小說文筆綺麗趣味深濃足補舞台所不能演佈者現已付刊出版在即首冠新劇名家化妝小像加以圖詠封面精印五彩石印裝訂精美尤為特色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中華商會對門